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六年春正月丙寅朔

上御聖朝受賀大宴文武群臣及回夷朝使文武群臣

命婦朝

皇太后

皇后

丁卯

罷湖廣採木之後初工部奏遣侍郎黃宗戴吳廷用
往湖廣督採材木并發民運舊所採木赴南京至是
上聞湖廣旱災民困遂罷其役以勅諭之曰比聞湖廣

旱災軍民艱苦而木皆在深山火谷之中道路崎嶇
徑艱致力若已出山在水次及向之漂流已得者著
令軍夫運至龍山——其未出山與漂流未得者悉罷
又聞向所採木多是虛數今宜以實聞毋踵前非以
遺後患爾等即日還京

戊辰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光燭地起玉井後有二小
星隨之西南行至天園五鼓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
白尾跡有光出天弁東南行至濁

庚午

迤北鞬鞞把台不老竇耒歸奏願居京自效命為
副千戶所鎮撫賜冠帶金織龍衣絲幣銀鈔綿布
鞍馬有差仍令有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夜五鼓
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出天槍西北行至濁

辛未

孟春享

太廟

遣中官祭司戶之神

壬申

把河等衛女直指揮僉事哈刺等來朝貢馬

癸酉行在兵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張本卒本字致
中山東東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監生擢揚州府江
都知縣

太宗皇帝義兵及境本率耆老詣軍門朝陞揚州府
知府內難平論功進江西布政司右叅政未幾徵
為工部左侍郎坐累謫交趾

仁宗皇帝在東宮奏召為刑部右侍郎益持敬慎議
獄必原情實於發奸擿伏靡不切中

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
不阿首進南京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明年被召

入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
廢為務

上嗣位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本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比
還以兵政久弊奸人用貨脫伍藉而援平民實伍
者遠邇一轍言於

上擇廷臣出釐正於正他弊尤多賜勅獎諭命兼
太子賓客且兼戶部兵部政紀尤弛本夙夜不懈
講求其故蠲其積弊舉其墜興事甫就緒而卒年

六十有五

上深悼惜遣官賜祭賜賻三萬緡命工部營塋戶部
復其家本一志奉公廉介有執而尚刻少恕衆忿
群怨皆所不恤其錄高煦餘黨而脅從者多不免
云

甲戌

以大祀南郊

上御正朝文武群臣受誓戒

丁丑

大祀

天地于南郊

上還謁

皇太后畢出御正朝文武群臣行慶成禮

戊寅以

大祀慶成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昏刻有流

星大如鷄彈色赤尾跡有光起閣道後有一小星

隨之西南行至奎

己卯

命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行在戶部事巡撫直

隸侍郎周忱奏鎮江民言本府經歷韓盟為政公

勤連歲部糧措置有法小民獲安糧無虧欠後為

人誣其受賄續蒙赦宥乞復盟原或慰民望又
丹徒縣民言府軍左衛官軍舊於本縣緣江佃種
荒地近年招誘逋逃軍囚假為羨男女墾每戶或
一二十人時恃其強力佔耕民田二千餘畝稅糧
不供甚至相聚為盜民受其害乞勅戶部遣人挨
捕

上諭行在吏部戶部曰經歷可令復職占耕民佃者
令一襄城伯李隆同忱理之作過者擒送京師
湖廣都司奏武昌衛左中前三千戶所舊因城內
地狹皆居城外今調去武昌左右二護衛官軍城

中多間屋乞給之以便守備從之

庚辰

上元節^賜文武群臣宴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鄧榮

奏鎮江府丹徒縣嘗奏縣民所種官田蘆場草灘
六十餘頃皆臨大江為潮水衝決入江今稅糧照
舊徵納臣奉命覆勘如縣所奏

上命行在戶部即除之 河南按察司奏洛陽中護
衛千戶沈能陳文等受已獲強盜白金縱其逃逸
請罪之

上曰強盜譬諸豹虎人共惡而欲殺之被縱之是縱

豺虎害人命治之如律 蘇州府知府况鍾奏長
洲知縣徐亮到任半年政事不理詰問其故但云
年老無能今事皆廢弛吏胥肆奸民失所望乞別
除知縣代之

上諭在吏部臣曰長洲副縣須廉幹吏乃能治何以
不量才授任即選賢能者馳驛代之 浙江麗水
青田等縣強盜陳才等二百餘人屯聚福建福安
之湯洋山號將軍披甲持刃建旗鳴鼓往來傍近
諸縣殺人掠財福建都司遣鎮撫董祥領兵往捕
賊殺傷官軍十餘人詳馭軍無紀律所過肆掠為

民害有司以聞

上謂行在兵部曰官軍擾民甚於盜賊法不可廢詳
罪命按察司治遂降勅切責都司令量調官軍委
都指揮劉海率領捕賊毋遺民患仍勅福建行都
司及浙江都司各遣官軍同進必盡獲賊不獲及
縱軍擾民者悉治罪外刻大雷雷雨
辛巳

建州衛故都指揮僉事李顯忠妻康氏及指揮僉
事金家奴雲南浪窮窮縣故土官典史王保子寧等
來朝貢馬及方物

賜陝西寧夏衛土官指揮同知韓當道驢岷州衛
刺麻堅束北等哈密使臣迭刁迷失及亦力把里
使臣亦思刺麻失等一百二十人白金絲幣表裏
絛羅綾絹有差 貴州石阡府葛彰葛商長官司
長官安寧奏先以官鈔收糴糧儲令蠻民守視緣
溪洞險僻無所支用恐歲久腐爛陪納實難請以
充有司祭祀過使廩給之用從之

壬午

陞工部左侍郎許廓為行在兵部尚書勅廓曰兵
政國之重事自古聖君安不忘危肆朕嗣位以來

寢食未嘗忘武前兵部尚書張本能體朕心上汲
汲於國事下惓惓於兵民專意畢慮夙夜不懈刻
獎舉廢各有條理其卒也朕念之不忘眷求賢能
以繼其任爾廓久仕於朝諳練政務今特行在兵
部尚書膺茲重寄惟秉忠瀝誠勤以蒞事庶以率
下審察必明謀慮必周如政有不通弊有當革利
有當建者毋憚面陳朕將擇而行之無怠無忽
癸未

賜湖廣散毛宣撫司把事黃能施南宣撫司把事
譚強等鈔有差

甲申

賜朝鮮國貢使崔士儂等宴 南京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李敏卒敏字克勤河南儀封人由太學生
擢刑科給事中陞左給事中秩滿起陞南京右僉
都御史未幾奉命督伐木之役于徽州會農作興
遂詔罷役敏還不數月病卒敏庸懦無守惟務卑
屈下人故典銓選者力薦於
上謂其厚重不列及僉都憲政紀隳弛與論鄙之

乙酉

賜朝鮮國使臣崔士儂等三十六人綵幣表裏四

川夔州府萬縣奏民人三百三十二戶缺食已給
官倉穀一千一百五十三石賑濟

丙戌

賜和寧王使臣脫火歹火者阿力等六百六十八
綵幣表裏金織毳衣有差 副總兵都督僉事史
昭等遣人獻所獲曲先賊首谷谷不花等至京師
行在兵部請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 直隸常州
府知府莫愚奏本府監繫強盜為礙陳思保等二
人皆從父兄行劫得財律應斬刑部令監候處決
臣察其祖父皆以捕魚為業父兄行劫時思保等

皆年十二非能助盜特以全家舟居故亦隨行令
父兄皆死獨存思保等二人當斬揆情有可矜者
上謂行在刑部侍郎施禮等曰虞舜罰弗及嗣文王
罪人不孥我

皇考嘗詔天下非謀反大逆父子毋連坐况事發時
尚幼宜得寬減命釋之又曰為守能言此亦可謂
有仁心矣

丁亥

命梁王瞻垣械承奉孔勤送京勤狼傲屢侮慢王至
出詈語又嘗踢王所坐胡床仆地迫逐王入卧内

王不能堪欲拔刀自殺左右救止之事聞

上大怒遣人執勤罪之王奏乞宥其愚慙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梁王朕親弟為下人侮辱理應
罪之而王反為救解此必同類小人迫脅王為此
奏遂遣勅戒王勿聽群小之言朝廷自有處置
賜安定衛國師賞竹領真并安定王所遣鎮撫朶
兒只失加等鈔絲幣表裏金織紵絲襪衣有差

戊子

賜建州衛故土官都指揮僉事李顯忠妻康氏及
指揮僉事金奴家等六十九人把河等衛指揮僉

事哈刺等雲南浪窮縣故土官子寧等鈔絲幣絹布及紵絲氍衣有差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出文昌北行入雲中五鼓有流星大如盃色赤有光起軫後有三小星隨之東南行至庫樓炸散

己丑

建州等衛都指揮僉事張加等來朝貢馬及方物宥泰寧福餘朵顏三衛剽竊之罪勅諭其大小頭目曰

朕恭膺

天命主宰天下四方萬國之人皆欲使之安樂得所爾等受朝廷爵賞不能束約下人致其近年常入邊境剽掠邊將屢請加兵朕体

上天好生之心不允所言蓋慮大軍一出累及良善茲特宥爾等罪凡前者作過之人聽爾自行處治其所掠之物悉追究送還仍令納馬贖罪改過自新若恃惡不悛大軍之來不獨爾父母妻子受害昆蟲草木亦不能寧勉思良圖毋貽後悔 甘肅總兵官都督劉廣奏西北二虜多來鬻馬請給各色綿布一十萬疋酌其直

上命行在戶部以五萬疋給之 夜月犯南斗

庚寅

免山西安邑縣復業逃民三千七十一戶宣德元年二十年稅糧共一萬七千石有奇 鎮守西寧都督史昭奏阿端衛官民先從曲先為逆懼罪竄逸雖蒙撫諭仍依曲先雜處未復賊業今曲先順服阿端官民亦宜招撫

上命昭遣人賫勅往諭使還故地昭又言曲先衛真只罕等本別一部因酌散即思為逆官兵致討遂率其衆竄往畢力木工未及勦戮亦未歸附且當

烏思藏要途恐復為患

上勅昭曰殘夷窮迫無所自容何足與較其遣人悉宥其罪使還故處各安生業昭又奏安定衛指揮蘇哥等訴蒙調同罕東衛兵討曲先罕東方命不至其部下板納簇瞰安定官軍討曲先頓兵白合兒之地仇^蘇哥及部下指揮千百戶鎮撫經歷等家屬帳房馬駝牛羊搶掠殆盡臣訪取納維屬罕東然自為一簇乞降勅追理

上勅罕東令喻板納頭目以所掠人畜悉歸安定則宥其罪如執違不還即舉兵誅仍勅昭從長處置

務使番夷順服邊境肅清 參議原固言臣比奉
命於總兵官都督劉廣所治文書謹上便益五事
其一自肅州酒泉驛至莊浪沙井驛凡二十一處
使客往來宿支廩給五升經過三升旗軍日支行
糧二升凡進貢馬日支糧五升操備馬日支四升
皆出於民供給不易乞為減省使客宿支廩給三
升經過二升旗軍行糧一升進貢馬日支料四升
操備馬三升其二今各衛所^腴田皆為官豪之家
所據雖已報官仍有不盡屯軍所種多是沙地以
致子粒多欠乞遣大臣會三司堂上官踏勘除報

官納糧外有多據者悉與屯軍其三凡差往外夷
官軍人等至甘州往往住三四月及半年之上廩
給行糧馬駝草料俱出民力比其就道所費多矣
自今乞差令之後量時出京不許久住甘州其四
邊境倉儲宜加樽節今所考察各衛老幼有疾軍
官仍於本衛支俸所給不貲乞調於腹裏有糧處
如律支給其五甘州左等衛官屯田官怠多動少
不肯用心督軍以時耕種致子粒無收乞勅巡按
監察御史及陝西按察司嚴督有怠惰者罪之庶
屯種有收軍食充羨

上嘉納其言命所司行之

壬辰

行在後軍都督府奏宣德五年給賞軍士冬衣布
花武城右衛軍士未領者三百九十四人悉為千
戶孫顯侵用顯又冒支軍人口糧請治其罪

上曰朝廷恒慮軍士寒餒親管官仍恣肆侵奪不仁
甚矣治之如律 南京工部奏江東門外瀋陽中
護衛倉無糧收貯存空房一百七間去江僅二十
丈江水泛漲皆將淪陷而烏龍潭諸衛倉缺料脩
理乞拆其材用之後之

癸巳

行在吏部奏鎮江府知府同知蘇州府吳縣知縣
皆以貪鄙為巡按御史考黜直隸府縣民事繁冗
官不可缺今丁憂知府尤瑞同知趙郁知縣宋彬
服闋到部擬以瑞為鎮江知府郁為同知彬為吳
縣知縣資品相應

上曰守令當用廉正有才能者毋拘循資格此數人
可用則用之但舊官以貪鄙去今所用勝彼則可
不然徒勞費無益 德清縣丞張壽以科斂民財
浙江按察司問擬徒罪送京師匿上林苑監丞鄭

顯家一月不赴官行在都察院奏顯亦當問罪

上曰觀近臣以其所為至顯庇貪人顯之為人可知

併罪之金吾右衛千戶閔順領軍守衛西華門

私縱三人下直及御史點視又私令餘丁代之御

史劾奏順

上命行在都察院并所縱軍治之

甲午

給寧府新昌王磐炷歲祿二千石內支米五百石

餘一千五百石折鈔復應城伯孫傑歲祿初傑

以貪淫得罪停祿至是念其前人功始復之賜

撒馬兒罕使臣卜顏劉荅兒等鈔綵幣表裏有差

初行在禮部奏卜顏法兒等進速來重石一萬斤

多不堪用今還薄請其賞

上曰厚往薄來懷遠之道撒馬罕去中國最遠毋屑

與較可加厚遣之故有是賜副總兵都督僉事

方政奏近緣邊屢有聲息已整軍防備而雲州赤

城諸堡及新築永寧衛隆慶州城俱乏軍器請給

之

上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守禦之策當城池高深兵革堅利然雖有城堡而器用不足亦不能成

功所需者悉與之

乙未

沙州衛韃靼忽迭兒必失等七人來歸奏願居京
自効命百戶所鎮撫賜冠帶金織氍毹衣綵幣銀紗
鞍馬有差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六年二月丙申朔

勅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曰虜中有歸附者言阿魯台
與瓦剌脫歡戰阿魯台敗比部曲離散多於近邊
假息其中亦有欲歸附者宜督緣邊嚴為之備虜
果來歸或中國人自虜中脫還者皆與口糧遣人
送京師然虜多詐古云受降如受敵慎之慎之
上屢詔求賢慮尚有遺逸作招隱之詩以示大臣而
自序之曰朕聞君子之學將以施於用也故其未
仕則汲汲以明道道既明矣則汲汲以措之天下

伊尹耕於莘以堯舜之道自樂然致君泽民未忘也其後聖莫如孔子賢莫如孟軻轍環天下亦欲行其道豈以獨善為高哉秦漢以來始有好遯以自高然於君臣之義未盡也夫道出於天而賦於人非使自善其身蓋用以兼善天下故士君子當以伊尹孔子孟為法顧乃卷而懷之遯於深山窮谷之中與麋鹿為伍而廢人之大倫此豈得為賢哉朕承祖宗鴻業惟恐弗克負荷旁求俊又與之共理詔書數下命有司以禮進之出而為朕用者雖多尚慮有未至者故作詩以招之曰天之生賢道蘊厥

身幼學壯行致君泽民伊尹孔子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衰以退為賢絕類離倫豈弗違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予嗣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遑遑群才偕來布列在位道行身尊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漱石枕流遠引高蹈雖逸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丁酉

遣北京國子監祭酒貝泰釋奠先師孔子 擢行人司副軒輓及知縣縣丞教官監生十八人為監察御史時右都御史顧佐奏十三道御史多缺今擬於在京在外見任七品以下并雜職監生教官之中有廉能識達政体通曉刑名者令各道御史保舉奏授

上從之於是監察御史王縉紳等舉行人司副軒輓教諭陳顯監生陳仲華等以聞吏部言舊例州縣正官教官不許荐舉及所舉典史李祥原任按察副使有遇降黜不可再任風憲

上曰御史惟在得人當不次擢用無拘定例惟李祥有過不用餘皆從之於是擢輓等為監察御史授行在者輓廣西道行人張聰陝西道判官傅誠山東道知縣劉謙山西道戴謙貴州道縣丞李實福建道教諭陳顯交趾道訓導倪傑山東道監生陳仲華湖廣道姜永貴州道張裴雲南道授南京者進士吳桐生廣西道張祺山西道黃文正浙江道吳名山東道監生鄭喜陝西道朱鐸江西道曹斌四川道 遣行在工部右侍郎羅汝敬往陝西經理屯田之務時陝西叅政陳瑛言寧夏甘肅田地

可引水灌溉雖旱亦收然二處膏腴之地皆為鎮
守官及各衛豪橫官旗所占但不報官輸糧間有
報者十僅得一其卑下瘠地則分與屯軍致屯糧
虧欠兵士飢困而官員豪強之家日以恣橫又陝
西諸衛所軍二分三分守城七分八分下屯者以
七八人耕作供給二三人之食宜無不足而各衛
往往缺糧有司疲於餽運蓋由衛官及管屯者各
圖己利不顧公家凡屯軍有所差遣不復撥補即
除其名而據其地宜又遣官行視按其侵欺之罪
上是其言遂遣汝敬與珠瑛往同三司官經理以直

隸廣昌守禦千戶所隸萬全都司初萬全都司奏
廣昌千戶所寓住萬全城中軍馬錢糧皆從本司
行移支給乞令就隸本司為便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許廓曰萬全既立都司廣昌千
戶所豈可不受節制其改隸之 哈密忠順王使
臣都指揮僉事伯伯舍人阿刺虎力等六人來朝
奏願居京自效命阿刺虎力等五人為所鎮撫賜
冠帶織金襲衣綵幣銀鈔綿布鞍馬仍命有司給
房屋器物如例 行在兵部奏北京行太僕寺近
歲馬大蕃息嘗奏遣人於河南山東堪養之地覈

實民丁之數請先分給濟南東昌兩府人民牧養
然欲如直隸順天諸府每三丁養牝馬一二丁養
牡馬一免其糧芻之半則所免太多供給不足請
無免其糧芻但令五丁養一牝馬三丁養一牡馬
仍如例增設州縣掌馬官從之
戊戌祭

太社

太稷

遣官祭

先農

皇太后

千秋節文武群臣命婦朝賀 廣西上陰州女土官

知州陳氏遣頭目黃蔭等貢馬

己亥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朴信生貴州宣慰使安忠
遣把事表英四川播州宣慰使楊昇遣副長官陳
恕陝西鞏昌府刺麻高僧工嵩聖贊等進馬及方
物賀

萬壽聖節 行在戶部奏比者蘇州府知府况鍾言
蘇松嘉興湖等六府每府設通判每縣設縣丞各

一員專督糧長治農及催辦稅^糧其糧長遂不聽府
縣約束專聽於治農官交處既久人情稔熟事多
怠廢及其給由考滿不聞任內錢糧之數縱有拖
欠無由稽考及運糧赴各處皆委官部送而治農
官獨安閒無事臣以蘇松各府地皆卑下若多雨
水漲無法以治遇旱則近水之民自能車水灌溉
不待督勸其高亢處亦不能救治農官實是虛設
徒蚕食於民乞改作催糧官同僉書公座春夏令
督農務秋冬令部運稅糧每縣仍別委官以副之
如春耕時部糧未還府縣掌印官兼督農務如此

則事歸於一於稅糧易辦官無曠職命臣等計議
宜從所言遂改治農官為催糧官 賞征曲先將
士功先是

上諭行在禮部兵部臣曰比將士徃征曲先道途險
遠徠嘗苦辛深入其地殺獲亦多爾等即稽功狀
議陞賞務協公論禮部尚書胡漢兵部尚書許廓
等奏其晝夜長哨及分路殺賊與前征策應官軍
都指揮綵幣表裏各一鈔一千貫指揮每員絹二
疋鈔八百貫千戶衛鎮撫每員絹布各一疋鈔五
百貫百戶所鎮撫每員絹布二疋鈔四百貫旗軍

人等各綿布一疋鈔二貫存留接應護糧及饋運
糧料官旗軍餘人等都指揮各絹二疋鈔六百貫
指揮絹布各一疋鈔四百貫千戶衛鎮撫各布二
疋鈔二百貫百戶所鎮撫各布一疋鈔二百貫旗
軍人等各布一疋鈔一百貫其生擒及寇三人并
斬首五級以上者陞一級生擒二人及斬首五級
者亦陞一級如其間有婦女童幼俱難以功論其
餘生擒二人及斬首四級以下并混殺策應與存
留接應護糧者俱不陞

上以賞太輕命凡官軍人等生擒及斬獲虜首者除
正賞外加賞官每員絹一疋鈔一百貫旗軍人等
人綿布一疋鈔一百貫其晝夜哨瞭及擒殺寇者
無問官軍俱陞一級於是行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僉事安敬為都指揮同知濟陽衛指揮使卜帖哥
行在金吾右衛指揮使孫寬白貴劉忠為都指揮
僉事行在錦衣衛指揮同知迭兒必失行在羽林
前衛指揮同知冉保尤爰林行在金吾左衛指揮
同知馬麟為指揮使行在羽林前衛指揮僉事白
能帖木兒行在金吾右衛指揮僉事徐原何廣金
吾左衛指揮僉事王喜永平衛指揮僉事咸安濟

州衛指揮僉事鄭鉉肅州衛指揮僉事胡麟常文
莊浪衛指揮僉事陳玠為指揮同知濟陽衛正千
戶刺捌甘州左衛正千戶可可帖木兒遵化衛正
千戶顧善山丹衛衛正千戶陳瀚永昌衛正千戶
朱瑄涼州衛正千戶俞銓甘州左衛正千戶把塔
為指揮僉事府軍前衛副千戶王弘甘州左衛副
千戶李羅台王麟甘州右衛副千戶俞興馬俊甘
州中衛副千戶萬貴金礪永昌衛副千戶刺哈不
花為正千戶行在羽林前衛百戶褚智甘州左衛
百戶王敬衆神保陸貴甘州右衛百戶周輔何興

永昌衛百戶毛哈刺西安左衛百戶王信府軍前
衛百戶高明王得鎮番衛百戶余亮周晟為副千
戶甘州左衛試百戶拜卜花為實受百戶永昌衛
舍人趙通省吉為所鎮撫甘州衛軍士張儀為小
旗凡陞賞者一千二百四十八漢等又言官軍見
到京者賞如例其還原衛及赤中蒙古沙洲罕東
安四衛土官頭目番軍應賞者及都督安王定准
都督指揮例頭目准百戶例請遣官給賞從之
總兵官左軍都督譚廣奏萬全都司都指揮黃真
專賊備禦不嚴督哨瞭致賊入境殺軍士一人請

罪真

上勅廣責真失機收罰俸五月行在戶部奏刑部
都察院及各布政司按察司所解納米贖罪囚人
皆送軍倉輸納其中有納未完者有經一二年未
納者請仍送原問法司將已納未完計其米數折
減其罪全未納者依原坐決遣在外未完者就彼
追米足備解赴原定倉分交納從之行在都察
院奏粵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乘醉杖殺皂隸監
察御史任祖壽聽其許馬一匹論以因公行罰徒
罪今議宗本合依故勘平人致死律應斬祖壽依

聽許財物而事枉者律應徒以風憲加二等應流
上曰御史不能正真直而與罪人交徇私枉法若相師
成風法度廢矣如律罪之以儆其餘

命濬金龍口引河水達徐州以便漕運御史白圭之
言也河南布政司言祥符縣舊有新開河直抵
儀封縣黃陵岡凡四百五十餘里中多淤塞請加
疏濬從之

唐子

毛憐等衛女直土官都督僉事撒滿答失里等來
朝貢駝馬及方物

命監察御史于奎往薊州等處緣邊點閱戍守官軍
上諭之曰緣邊關口戍守已定所以頻閱者慮有怠
縱失於防閑爾為朝廷耳目官若知其縱弛而不
舉或苛細生事皆為失職奎頓首受命 鎮守河
州都督劉昭奏今烏思藏等處使臣往來者多用
脚力犏牛缺茶買辦乞今四川運茶三十萬斤分
貯河州三茶馬司以備支用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聞四川民貧近時茶課多不足
今欲運茶三十萬斤民不堪命但令近有河州軍
衛有司官庫所貯物貨從昭用以易牛度幾少甦

蜀民

辛丑

行在刑部奏山西都司呈詳犯人二十五人皆強
盜殺人劫財不分首從應斬請處決如律其間同
行強盜三十五人未獲俟捕獲日論理

上曰未獲者既多安知其中無異詞者姑存之以俟
質對庶不濫及無辜

壬寅

陸行在錦衣衛指揮使張信為四川都司都指揮
僉事命馳驛赴任賜信勅曰方面之職所係甚重

爾久在近侍能効勤誠特命往四川都司同都督
同徐甫專理司事宜循守礼法盡忠奉國愛惜軍
士嚴飭武備堅固城池使一方寧謐百姓無虞庶
幾副朕委任 陛行在礼科給事中姜士儀為蜀
府左長史滿刺加國頭目巫寶赤納等至京言國
王款躬來朝貢但為暹羅國王所阻暹羅素款侵
害本國本國欲奏無能書者今王令臣三人潛附
蘇門答刺貢舟來京乞朝廷遣人諭暹羅王無肆
欺凌不勝感恩之至

上命行在礼部賜賚巫寶赤納等遣附太監鄭和舟

還國令和賚勅諭暹羅國王曰朕主宰天下一視
同仁爾能供事朝廷屢遣使朝貢朕用爾嘉比聞
滿刺加國王欲躬來朝而阻於王國以朕度之必
非王意皆王左右之人不能深思遠慮阻絕道路
與隣邦啓釁斯豈長保富貴之道王宜恪遵朕命
睦鄰通好省諭下人勿肆侵侮則見王能敬天事
大保國安民和睦隣境以副朕同人之心礼部言
諸番使貢例有賜予巫寶赤納非有貢物給賞無
例

上曰遠人數萬里外來訴不平豈可不賞遂賜紵線

襲衣綵幣表裏綿布悉如他國貢使例
賜哈密忠義王所遣鎮撫小丁弗提等衛奏事女
直指揮同知速木哈建州等衛指揮僉事張加等
及廣西上隆州頭目黃蔭等鈔綵幣等表裏絹布
及金織襲衣有差杞河衛指揮僉事哈刺未朝奏
願居遼東安樂州賜金織襲衣綵幣鈔布仍命遼
東都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監察御史胡智奏在
外諸司進賀表箋所遣官員因無廩給例不得宿
館驛投止民家不無襲瀆又御史任紀綱之職受
耳目之寄糾劾百僚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

史朝廷所差序於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
務三司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
許進表官宿驛舍御史得乘驛馬為宜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体其從之

癸卯

以明旦

萬壽聖節遣衛王瞻埏謁告

長陵

獻陵

迤北脫脫等刺竹地面阿都刺等土魯番城胡馬

舍兒等來歸皆奏願居京自致命為指揮僉事百
戶等官賜冠帶金織龍衣綵幣銀鈔鞍馬有差仍
令有司給房屋器物如例行在通政司右叅議
何懷輝卒懷輝湖廣桂陽縣人永樂間授大理評
事改通政司經歷秩滿陞前軍都督府經歷未幾
改通政司右叅議為人夷坦有守疏通善敷奏謁
告還鄉以疾卒 昏刻月犯五諸侯第五星

甲辰

萬壽聖節

上詣

奉先殿行礼

皇太后前上壽畢出御正朝受賀賜文武群臣及四

夷朝使宴

乙巳

召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楊榮尚書胡濙至文華

後殿諭之曰昨日恭侍

太后進壽觴

太后甚歡朕及暮還宮不覓亦醉既醉而思仰荷

上天眷佑

祖宗慶澤

聖母之訓教今田穀屢豐天下粗安得朝夕侍奉
聖慈遂天倫之樂可為幸矣又念國事賴卿等旦夕
同心協慮遂出御製詩賜義等并賜特宴云

丙午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張友良等來朝貢方物昏
刻月掩軒轅大星

丁未

賜朝鮮國使臣朴信生等貴州宣慰司把事表英
等四川播州宣慰司副長官陳恕等陝西鞏昌府
刺麻工葛堅贊等毛憐衛土官都督僉事撒滿答

失里等九十九人鈔綠幣表裏金織龍衣有差
陝西平涼衛指揮僉事哈喇苦出奏永樂中嘗選
本土軍民北征師旋之日軍歸原伍民還原業今
慮或有征調未經操習馬匹衣裝皆無素備請以
原選之人免其遠差令之操習每月朔望點閱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

太宗皇帝慮事周詳其立法已定不可更改命悉如
舊

戊申

勅直隸常州蘇州松江三府比所收沒官器物悉以

給館驛公用軍器馬鞍付所在軍衛牛悉付耕農
之貧者免納租死者勿追 監察御史伍宗源等
劾奏附駙馬都尉焦敬縱中使阮邦擅牧馬官
上曰駙馬貴戚豈少一馬而甘為小人之行命下錦
衣衛獄尋宥之

己酉

停止緣邊綠海衛所舍人赴京操練時新建伯李
玉奏舊送在京操練舍人遣還者久不至宜差人
趣之

上命福建浙江緣海雲南四川兩廣貴州及陝西湖

廣緣邊者悉止勿來其餘各處可趣之如有出幼堪
以操練者亦選以來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最
奏山西連年天旱田穀薄收糧草欠多所屬州縣
各遣官催徵而總督則有侍郎于謙及從行主事
翟善等分催又有叅政樊鎮叅議王綱劉登鄭冕
等往來催辦相繼於道徒擾於民無益於事乞取
回各官止遣方面官一二員催督

上命行在戶部止令于謙樊鎮翟善公催餘皆令還

任

唐成

以明日清明節遣衛王瞻埏祭

獻陵

長陵

賜朝鮮國使貢朴信生等宴 貴州都司奏安隆
長官司頭目攻圍慕叱寨等事緣地連廣西請勅
廣西合兵勦捕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蠻夷讐殺常事但令都督蕭授
山雲各遣人招撫使安分循理如其不服然後加
兵 河南布政使司魏源奏南陽府魯山縣郟縣
河南有嵩縣彰德府林縣歲荒民飢已於積粟之

家勸分濟之又借州縣倉糧驗口支給候秋收還
官

辛亥

烏思藏大國師釋迦也失時從刺麻羅卓從密等
來朝貢馬方物 清平侯吳成言所統三千隊伍
漢鞞官軍比年以來屢有死亡及以老疾調去隊
伍多闕請於五軍諸衛漢鞞官軍中選其精銳者
補充從之 五鼓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出
虛東南行至濁

壬子

寧夏左屯衛指揮使張泰奏寧夏侯陳懋私遣軍士二百餘人操舟三十餘艘出境捕魚採木為虜所執者十餘人又遣軍士二十人人給二馬賚銀往杭州市貨物又寧夏各衛倉逐年收糧懋治文書者不作實數侵盜入已有軍士告懋自宣德二年至五年與都指揮閆俊等盜賣倉糧一萬九千餘石又虛賣延慶等府通閩計糧二十四萬餘石入已又私役軍糧田三千餘頃奪民水利歲收之粟召商賈收糴中鹽又與閆俊等遣軍輓車九百餘輛載大鹽池鹽往賣於西安平涼等府

上謂侍臣曰懋之過如此可禦邊乎然未可遽聽一人之言姑錄所奏示之令有無自陳然後處置昏刻西方生蒼白雲一道南北竟天

癸酉

雲南順溫鹽井鹽課司故土官副使楊星勇孫春等來朝貢馬迤北孛來等率妻子二十一人來歸奏願居京自效命孛來等三人為指揮同知等官賜^冠帶金織氍衣綵幣銀鈔絹布綿花鞍馬有差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賜亦力犯里歪思王等處貢使宴昏刻有流星

大如鷄彈色赤有光出北斗魁東南行入軫

甲寅

遼東安樂州故韃官千戶木谷兀子哈答木等來
朝貢馬

命故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韓貴子彪讓為金吾
右衛指揮使永清右衛指揮使蘇文子琳金吾左
衛指揮同知丁志子源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喬預
侄英俱罷職

命行在戶部尚書李昺督修京城及通州諸衛倉所
需工料令行在工部給之

賜朝鮮國使臣張友良等綵幣表裏絹布罷衣有
差副總兵都督方政奏獨石諸堡皆臨極邊屢有
聲息而軍士所閱之馬多年小力弱不任驅馳又
有因出哨死傷而未閱者乞令所司選給堪乘者
庶免緩急得濟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此邊將所當計慮者
悉如所奏與之 順天府戶李庸奏永樂中渾河
決新城縣之高從周口衝激泥沙遂已淤塞霸州
桑園里牛家莊張貴莊約四里餘每年水漲無所
通洩湧漫倒流北灌海子凹牛闌佃等處其地不

得耕種今雨未降請量起民丁預修理從之 日
生暈後又生交暈重半暈瑠氣黃赤皆鮮明

乙卯

失刺思回回打刺罕馬黑麻等未朝貢方物

命武進伯朱冕率官軍運糧往獨石等處行在戶部
言宜如往年發五府屬衛及口外各衛軍丁與順
天等府民丁相兼擺堡接運

上曰方春民務耕種但遣軍士運之勿動民丁 停
選薊州鎮翔等衛舍人操練存留備邊 夜有流
星大如盃色青白尾跡有光起天津東行至濁

戊午

命湖廣辰州衛指揮僉事社亨仍鎮篁子坪以亨嘗
鎮其地善綏撫得夷民之心也 永和王濟娘奏
三女將婚皆無居宅

上命行在工部令山西都司布政司但有官屋可居
者從王擇用無則相地營建 行在戶部奏遣官
巡視民瘼從之

上因謂侍臣曰堂下遠於千里人君深居宮禁豈能
盡識民隱故不^免遣人巡視若於所遣非人下情
猶未能悉達侍臣對曰國家仁民惟在擇守令守

令得人田里之民自安

上曰然行在刑部奏長陵衛千戶嚴忠詐取餘丁財物罪應徒

上曰朕念軍士艱難故免丁餘之後使資助之管軍官其父母乃不能體此意而剝削之此意有心恤軍小懲大戒亦小人之福修築南京龍江壇壇初為水浸嚙不及者僅丈餘至是江水已落

上聞之命襄城伯李隆撥京衛軍二千及直隸府州民丁併力為之務令完固 巡撫侍郎于謙言河南逃流之民朝廷雖招撫復業未有生計開封等

府夏秋水溢田多滄沒今年秋糧多運北京恐致失悞請於衛輝彰德置倉收貯

上命行在戶部臣曰河南之民新復業者今年糧令一半折收布絹以甦民力 以遼東操備官軍還家取衣裝越期不行及逃逸者并家屬調廣寧諸衛守邊從總兵官都督僉事巫凱所奏也

己未

陞國子監助教張山觀為翰林院檢討仍理助教事行在工部虞衡司主事魏本為順天府治中營膳司主事高應為順天府治中皆以任滿應陞也

擢訓導薛謙王永和朱純進士耿九疇監生張振
乘輝章良民陳常鄭以誠為給事中謙永和輝行
在兵科純良民常行在刑科九疇行在禮科振行
在吏科以誠南京吏科行在翰林院檢討陳紀秦
初行在湖廣道監察御史馬駿行在河南道監察
御史陳炎山東布政司左叅議周頤親衮服闋紀
初炎復後戕改駿為行在浙江道監察御史周頤
江西布政司左叅議復宋端陝西扶風縣知縣陞
從六品祿端任滿當遷以其民奏訖留之故有是
命黜監察御史陳感為衛輝府推官季寀為建寧

府推官柴臯為太平府推官嚴士安為浙江金華
縣知縣感寀臯以不勝任士安以犯贓故也

命陝西按察司副使沈懋致仕懋浙江安吉人自監
察御史陞副使頗有才識居心和平不事苛刻至
是老疾乞致仕故從之 上元縣人王拜任年十
四為陳氏養子其生父死母貧無依行乞於途拜
住遇之哀哭不告養母直以情訴於官乞歸王氏
養生母養母聞之不吝訟其罪已刑部論拜住死
罪

上曰彼年十四依陳氏養母之恩豈能踰生母遇生

母行乞而不動心是禽獸也今婦養生母但失於不告養母耳可杖之二母皆令終養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奏上元縣民為其侄所毆徑詣通政司告之律姪毆叔應徒新例納未贖罪叔以越訴例當連家屬發遼東充軍臣愚以為卑幼毆尊長已於倫理有乖今軍幼得寧家而尊長當遠竄雖有定例揆理未安

上曰古人謂法有可疑情有可矜正此類民言良是其免叔罪令寧家 河南知府李驥言鞏嵩永寧登封四縣連歲民飢寧食他所今雖復業上年所

負糧草不能辦納命戶部悉免之

庚申

武進伯朱冕奉命總督官軍運糧往獨石等處臣思去年擬運四萬石兵部發五軍諸衛官軍列堡轉運往還路遠止得二萬石上倉今欲運十五萬石若仍舊法恐難集事請於宣府操備官軍及萬全都司再摘五千人各從近增立五堡庶無稽誤從之 巡撫侍郎趙信言五事一近因鈔法江西各府縣計口徵納鹽鈔有司但依黃冊所編丁口徵收有死亡無從徵者有老疾貧難及居深山窮谷無鈔

納者有將男女與雇易鈔者小民無所告訴乞令
有司開除二故老疾及山谷之民止令城鎮市墟
及商賈之家納揚州儀真設五埧以通江南舟
楫二埧專過官舡及官運竹木諸物餘三埧專過
粮船民舡晝夜往來亦常阻滯有旬日不得度者
又埧下河窄舟無泊處乞令有司軍衛再開二埧
以便行舟及增開河一道以便任泊一學校儲養
賢俊以資任用近教官多非其人生徒因而懈怠
惟記誦程文以備科貢府縣官出身或由吏胥或
由人才不知養賢為重安能加意提調今各處養

馬屯田治農皆別設官以董其事乞令六部議或
以翰林官或御史郎中員外老成有季問者授以
方面之職專督季校選擇師範考課生徒其直隸
則令禮部委官往來提督庶學政興舉人才有成
一巡按御史按察司職風憲所獲姦貪官吏豪橫
軍人解發至京彼皆忿恨輒興詞誣告陷以賍私
法司不審虛實即准提對風憲受誣頑猾得志乞
令法司凡風憲及理問推官問發囚犯有告許者
必再三推究其情果有賍私方許提問一各處軍
衛官公廩者少貪虐者多或私役軍丁或占民田

土或廣蓄僮奴或~~聚~~^販鬻私鹽奪民財貨百計自營
乞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廣加詢察有違法者奏請
建問

上覽所言謂侍臣曰此皆積弊當盡革之置垣開河
設官提督學校令六部會議以間食鹽鈔即為除
豁毋以苦民新又奏參議陳傑惟糧至鄱陽縣取
受糧長白銀四十餘兩及他不法事情正其罪
上曰方面之臣而用此輩何以示法下人命都察院
治其罪

辛酉

蠲臨清等處店舍課鈔先是以御史耿定言臨清
等處官民之家多有塌房店舍居停商賈宜依在
京例收鈔至是侍郎曾弘奏比有司令里老開報
塌房一時畏惧凡街市人戶俱作停貨店舍每月
各納鈔五百貫而實無貨停蓄民貧無鈔有鬻子
女產業輸官者乞減省

上覽奏謂行在戶部曰欲鈔通故權令店肆納鈔有
司不知恤民其弊如此即勘實蠲除之 南城兵
馬指揮司執羽林前衛軍奏言此人邀其同類飲
酒醉後相詈毆之致死

上命付刑部治顧左右內侍諭之曰酒能生禍故惜人恒以崇飲為戒此亦好酒而狂者爾曹識之
壬戌

四川南溪富順捷為諸縣強賊白晝劫掠民財總兵都督陳懷及都司布政司俱遣人捕之官軍被賊殺傷時副使胡廩督採木於蜀劾奏都司布政司官不能選人率兵勦捕以致殺傷無辜請治其罪遂勅懷及四川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巡按御史曰南溪富順捷為等縣屢有強賊劫掠嘗勅爾懷或親領兵或遣官領軍捕之至今未寧息及為賊

所傷爾懷及四川三司官罪可逃乎其即會議設法捕賊如再稽延一体論罪

癸亥

監察御史趙儼有罪伏誅儼初往河南清理軍伍杖死里長老人九人事竟都察院獄訊皆實論當死監候待決御史張循理以舊同僚召儼出獄共飲飲罷儼承間逃遁循理以縱死囚下獄死至是始捕得儼

上曰此酷吏視人命如草芥命斬於市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尾跡有光起閣道西北行至濁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六年三月乙丑朔

給蜀府

宣德六年三月乙丑朔給蜀府保寧永平羅江三
王歲祿各二千石於四川布政司附近府州縣未
鈔中半兼支四川按察司僉事王處敬奏比者
蠻寇出沒寧番衛境內劫殺行旅衛遣千戶帥聚
等巡捕慢不用意臣已移牒都司捕賊請治聚等
罪

上以都司曠職降勅切責之令督官軍捕賊不得賊

不宥仍命巡按御史治帥聚等如律昏刻熒惑
犯元南第二星

丙寅

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詔遣頭目劉廣沙州衛
韃官所鎮撫滿達等來朝貢馬及銀器等物免
陝西金州絕戶稅糧三百五十二石有奇絹布四
十九疋南鄭縣絕戶稅糧五百七十四石有奇絹
布二十九疋江西新淦縣丞厲中有罪伏誅中
與土豪同惡害民凡催科必非法箠楚加數十倍
取之所獲金銀錦綺不可數計民不勝毒虐遂集

眾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也眾中與巡檢張斌等
率眾捕之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京師訴之至南
康官軍掩捕民械送京悉寘於法

上以激變由中命斬之梟首於縣以徇仍藉其家而
徙其屬戍遼東 貴州鎮遠府印水一十五洞岫
夷長官司長官楊勝武奏本司地極邊方與黎平
新化二府赤溪南洞等處接境數被蠻寇乘間肆
害民不安業除令蠻民如舊辦納秋糧金課應免
馬驢夫役外其餘免承差隸兵雜役等項皆乞蠲
免從之

上視朝退御便殿命翰林儒臣進講講大學乎天下
章竟

上曰治天下_下國家不可無財用即如生之者衆四語
行之固不必暴征橫斂而國用有餘矣又曰秦誓
曲尽君子小人情狀人君審乎此則好惡用舍當
矣後世若漢唐中葉小人幸位妨賢病國卒為厲
階聖賢之言豈非萬世龜鑑龜夜有流星大如鷄
彈色青白有光出五帝內座西南行至雲中

丁卯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比以商賈阻滯鈔法今北京官

民蔬地照畝徵鈔近聞鈔法稍通種蔬鬻者獲利
甚微可減其半俟鈔通行悉蠲之陛行在光祿

寺琮羞署署丞王興為寺丞增除府州縣佐貳官
專撫逃民先是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陳斌言各處
復業逃民有司不能撫綏仍有逃竄者乞令戶部
都察院各遣官同布政司按察司取勘名數及所
逃之處取回復業府州縣仍增佐貳官一員專職

撫綏

上命行在戶部兵部~~議~~太子太師郭資等議在外逃
民多有復業而再逃者今當重造籍冊民若逃亡

藉皆虛妄今擬南北直隸遣御史二員各布政司
府州縣皆添設佐貳官一員專撫逃民

上曰凡郡縣官俱以撫民為職何用增設官多徒為
民蠹其更令吏部議擬以聞至是吏部言河南山
東山西湖廣浙江江西有巡撫侍郎其府州縣七
百三十五處已於額外增官一員凡七百三十五
員宜改為撫民官其餘府州縣宜各添設佐貳官
一員

上從之曰此亦從權若造冊完取別用於是增除府
州縣佐貳官三百七十一員命武進伯朱冕往獨

石等處巡視邊備及戒飭邊將務守法奉公如虐
害軍民及擅取一毫者皆治罪時冕統兵運糧往
獨石故併命之

戊辰

遣官閱視京衛軍士先是成國公朱勇奏各營操
練軍少

上命行在兵部選京衛精兵十餘萬專事操練其後
各衛多指差占為名匿不實報勇請以御史給事
中錦衣衛官分臨各衛軍分臨各衛覆實軍數毋
致影射仍選精壯分隸各營操練從之 賜遼東

安樂州故韃官千戶木答兀子哈答木等綠幣表裏絹布服衣有差 毛憐衛所鎮撫忽失刺來朝奏願居遼東東寧衛賜金織絹衣綵幣鈔布仍命遼東都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行在工部奏今造北京

天地等壇及鍾鼓司教坊司樂器衣服工力不足款於浙江等布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匠丁多者量選赴京供役人月給糧四斗事畢遣歸如舊更番從之 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上海華亭二縣其東瀕海地高止產黃豆得雨有收其西近湖地

低堪種禾稻宜雨少洪武間秋糧收折綿布永樂間俱令納米今遠運艱難乞仍折收綿布黃豆又上海縣舊有吳淞江年久湮塞者尚書夏原吉等按視以為不可疏浚止開茺家浜闊一十三丈通水溉田因潮汐往來衝決八十餘丈淪沒官民田四十餘頃計糧一千二百八十餘石小民困於陪納又華亭上海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徵收易完

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於是太子太師郭資尚書胡

澆等議奏華亭上海地有高阜有旱澇收成不一
宜折收綿布起運京庫餘^折黃豆存留本處軍倉
備用官民田淪沒者請再行踏勘上海縣大戶凡
有多餘田畝請分撥與民耕種以補常熟其畝減
官田石額依民田科收緣自洪武初至今籍冊已
定徵輸有常忱欲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
上曰忱職專糧事此亦其所當言朝議以為不可則
止何為遽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
可罪餘如所議
己巳

貴州宣慰使安中遣把事何敬等來朝貢馬
庚午

陝西西寧衛國師鎮南兒監藏遣禪師賞束班丹
等來朝貢馬 賜烏思藏刺馬羅卓促密等絲幣
表裏絹布有差

辛未
直隸廣平府廣平縣山西遼州和順縣皆奏人戶
因灾荒缺食請於見有倉糧內借給賑濟秋成償
官從之

壬申

迺北韃靼阿魯里等來歸及和寧王阿魯台使臣
五色等皆奏願居京自效命為指揮僉事等官賜
冠帶金織羅衣絲幣銀鈔有差仍命有司給房屋
器物如例

上以時雨初降回郊霑足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至文
華殿諭之曰農務正殷而雨澤久缺朕夜夙在慮
夜來此雨殊快朕意士奇對曰

聖心惓惓念民天必鑒格

上曰朕承

祖宗付託未嘗敢忽遂命尚膳賜酒饌繼出禦喜

雨詩賜之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光燭地起

文昌西北行至游氣

癸酉

河南彰德府涉林二縣皆奏貧民缺食不能務農
請借本縣官倉米^麥驗口賑給秋熟償官命戶部
從其請

甲戌

賜失刺思回回打刺罕馬黑麻等絲幣表裏有差
免直隸保定府滿城縣復業人戶秋糧三百八
十一石有奇穀草一萬餘束塩糧二百一十一石

廣平府廣平縣逃徙人戶所欠糧米六百八十三石韓王冲域奏歲缺食鹽請朝廷給賜行在戶部言

祖宗無給鹽之例果王國不產鹽宜聽遣人於他處市易從之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淵奏本府屬縣自永樂十年至宣德五年逋欠歲造弓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三張箭二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一枝弓弦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二十六條臣到任以來夙夜督造僅完二年而右布政使艾英考滿以未完事妨其給由督責嚴急臣以切為逋負年久

而款取辦於一時於民實艱又弓箭速成不堅虛費物料無益於用揆其逋數欲得實用當以三四年為期伏望

聖恩允臣所言布政聽其給由所欠弓箭俟陸續成造庶幾可用

上曰瑛在任已久延緩至於給由乃始督併慢令致期罪可容乎知府言是宜從所奏文淵又言本府所屬四縣民丁鹽糧三萬二千餘石俱給金鄉等衛山路僻遠負荷甚難而金鄉盤石等衛官軍出海備倭每於温州平定倉閩支行糧少則赴處州

文足乞以鹽糧收貯本府平定倉以備軍士行糧
且免民運納之苦

上以所言軍民皆便令戶部即准行之

乙亥

行在右都督府奏廣西馴象衛百戶周壽追捕
賊至上林縣無所得殺橫州平民二人取其首級
功賞請罪之

上曰官軍不能捕賊乃殺平民以徼賞甚於賊矣罪
之勿貸 巡撫江西侍郎趙新奏今方面官雖出
身不同皆由資格陞擢有臨政畧無施設者有貪

虐為非者名與實異行與言違近吏部勘合令其
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
公去取多謬乞命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官賢
否何如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

上諭尚書郭璉等曰此言誠是自今考外官必自布
政司按察司始江西永新縣賊艾長腦等伏誅長
腦聚眾於邑之梅花洞出沒不時劫殺人民擄掠
子女資財又拒敵官兵殺百戶張本等至是就擒
特命誅之

丙子

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刺麻金得伯等來朝
貢馬 兼行在戶部事禮部尚書胡濙等奏今天
下攢造黃冊宜清理戶口錢糧比聞各處逃民有
倚軍衛屯堡及藏匿別府州縣不回原籍者請條
列榜諭務在遵守違者必罪不宥一各處人戶或
充軍後併有聚集充軍其戶下人丁及貼丁畏避
原籍糧差匿於衛所屯堡者所司挨查申報上司
照名行取都司衛所占怯不獲者令撫民侍郎巡
按御史具奏拏問一南北二京富戶倉脚夫等役
於京城居住者多有逃回籍及避他處應天順天

二府即查寃挨捕若親隣里老舉首及自首者俱
免罪或知而不首及占怯不獲者逮問如律正逃
者戮口外充軍一各府州縣頑民往往逃避地方
該管官務究所逃地方設法招回復業善加撫恤
不許生事擾害一各處若有豪戶及官員軍民之
家衛所屯堡隱藏逃民許其首送獲回俱免罪若
隱蔽及占怯不獲者逮問如律一但有遷民及自
願為民并為事獲為民在逃者所司申部挨拿如
有容隱不行者官發遣者拿問如律一各處軍衛
有司常宜省諭旗甲里老人等除有引客商外但

係他處人民即報官拘審獲回原籍若縱容不舉
該管旗甲親臨里老俱生^以罪一逃戶彼處產業
已成而原籍委無可倚或老年殘疾單丁力弱路
遠不能回還或原籍有人而戶下子侄出贅他處
或安於生理不願回者許于所在有司供報原係
軍民匠籍行查果無碍就彼入籍若來歷不明并
原籍尚有產業丁多力壯路近可回者不許一槩
收附變亂版籍一逃戶復業之後有被人侵占庄
宅田地即與追還牛具種籽或未有備必相周急
若鄉里豪戶仍開取索私債并所司不加撫綏許

撫民等官拿問仍杖限責令招回復業一行取逃
民及軍人侵占戶丁有司里老照冊挨查仍申上
司及撫民官巡按御史都司布政司按察司立限
拘取解還如容隱不發通行究舉仍於宣德六年
終將已取逃戶口數奏聞一軍職官有調陞改降
及罷職充軍者原任家屬居久成業或墳墓在彼
及文武官在任病故并為事等項家屬不能還鄉
或葬父母於彼守墳住坐者許於所在入籍納糧
當差一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布政司所屬
邊民數少俱不添設官員其三司并衛所府州縣

及土官衙門凡遇行取逃民軍人貼戶人丁并本處人民有逃他境者俱照前例施行一天下攢造黃冊各將該衙門所管戶丁人口錢糧逐有清理不許矇朧失實違者寃罪從之

丁丑

楚王孟烷奏舊例護衛軍士八分下屯二分守城今止存一衛除老疾^事故女戶及諸郡王使用外止存一千二百人供給本府乞免屯田行在戶部言楚王雖一護衛見有官軍五千二百人况有餘丁下屯宜仍舊

上曰軍士豈應生食令使用外仍以一半下屯行在戶部奏雲南布政司言近停中各處鹽糧專於北京中納緣雲南邊地歲用糧儲全資客商中安寧等井鹽運米於大理金齒等處上倉今既停中給供不敷請於安寧等井依宣德三年例准折兩處依洪武間例仍召商開中其已納米北京等處中安寧等井鹽未支者則令待支及雲南納米先中安寧等井鹽者依本處時值於官庫支價給還事下戶部議今議請從所言其大理府鄧州雲南縣三處係近地中納者請依舊例安寧等四井

每引米二石其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係極邊中納者請減輕安寧等四井每引一石二斗黑白二井每引米二石准浙鹽每引米二斗不拘資次支給仍揭榜召商開中從之 廣東碣石衛遣總旗李善運官庫降香四百斤納京庫虧四十餘斤行在禮部奏香當追陪并治其罪

上曰此蓋出納之際權衡低昂之過當恤其遠來免陪亦不罪之 行在兵部奏比者遣官清理軍籍群縣補役軍丁離原衛二千里外者收於附近衛所今清軍士畢其各都司衛所所收補役軍丁宜

如故事歸原伍從之 行在大理寺言義勇中衛倉軍斗盜黃豆六升於律杖九十於例斬全家發戍邊遠上曰人命止直六升豆乎宥之又奏繡匠盜針工局紵線等物如律當斬於例杖一百充軍上曰盜內府物小人尤無忌憚者如律又奏吏部吏詐稱母喪避事律應杖於例罰役

上曰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惡有喪象也今父母在而詐言死不孝之人也令工役終身 監察御史曹南刷行在光祿寺案牘奏卿郝郁等埋沒差錯請非之

上命都自陳郁等言不敢埋沒實因事冗致書牘錯誤

上曰錯誤常情所有宥之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井田最為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因循積世然三代之制亦不易復上曰然朕為國養民在有實惠何必拘於法古誠能者徭役薄徵歛重本抑末亦足養民

戊寅

行在大理寺奏監察御史劉謙嚴烜理獄不謹失

繫因論謙應徒烜應杖罪於例罰後贖罪從之

中官朱敬奏請故尚書夏原吉舊賜地二頃

上命錦衣衛遣官按視時順天府已給民人耕種

上曰既為民業安可侵奪斥不與

辛巳

起復福建布政司左叅政顏澤以母喪去官其民二百餘人訴于按察司乞留之按察司以聞

上曰方面非親民之官而民不忍其去是必有惠政及人可令還職以副民望

命四川都指揮僉事邢安鎮守松潘賜勅曰今命爾

守松潘并提督茂州疊溪威州三衛所必善撫軍
士嚴謹守備堅固城池使番夷畏服邊境肅清或
寇賊竊發則相機勦捕其餘不^急之務非奉朝命
毋擅科擾 遷廣西武宣千戶所及武宣縣治時
總兵官都督僉事山雲言其地低下居民不利且
不據險要難以防禦縣西十餘里有地曰高三土
壤豐坦阻山據水可以居守請移置千戶所及縣
治為便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有利軍民當從所言然必俟秋
成築城垣備而後可遷 日生夜氣一道色青赤

鮮明

壬午

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成抑等奉表箋賀含譽星
見 昏刻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有光起東北雲
中東行至濁五鼓有流星大如碗色赤光燭地出
牽牛南行入雲中

癸未

貴州金筑安撫司遣頭目趙榮及上馬橋等長官
司土官長官方永壽等來朝貢馬 賜雲南順邊
盜井盜課司故土官孫揚春鈔絲幣表裏 迤北

采韃鞞察罕卜花等曲先衛使臣脫巴皆奏願居
京自致俱命為所鎮撫賜冠帶金織氍衣絲幣銀
鈔綿布鞍馬仍命有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甲申

賜廣西田州府頭目劉廣貴州宣慰使把事何敬
等陝西西寧衛禪師賞束班丹等沙州衛韃官滿
荅等鈔幣絲表裏有差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
尾跡有光出軫南行至濁

乙酉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有光起壁東北行至濁

丙戌

賜皇陵祠祭署耒朝祀丞汪吉及陵戶四十一人
鈔有差

丁亥

賜四川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刺麻金得伯等鈔
絲幣表裏有差 巡撫直隸侍郎周忱奏廣德州
及溧陽溧水宜興三縣邊湖近山民多頑獷有司
催徵稅糧勾攝公務多抗拒不服甚至聚眾劫掠
近有被獲者其財物以萬計又得其偽造各衛倉
及宜興等縣印一十七顆蓋用私造文書侵欺稅

振州縣官吏或柔懦無能或受財賄賂反被挾制不能完治民之變詐者愈多乞不拘常例選朝臣廉明能幹者數人賜之勅令署掌各州縣與正佐官一同僉書二三年其弊盡革則令還京行在吏部言內外郡縣自洪武永樂以來官有常員事有專職無京官掌署之例况侍郎周忱朕在催糧撫民民頑為盜所當理者既無所施設徒欲變亂舊制宜治其罪

上曰忱所言不過欲得人理民非有他也不問尔吏部須慎擇守令守令得人安有是哉

戊子

陞遼東東寧衛指揮使康政定遼東左衛指揮使鞏真俱為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定遼右衛指揮僉事吳誠定遼前衛指揮僉事張瓌義州衛指揮僉事楚勇俱署遼東都司都指揮僉事

上以政等能盡心撫恤軍士整飭兵馬故超任之以勵武臣

己丑

總兵官都督陳淮奏松潘北定簇長官司略匝等寨生番不遵管束往往聚眾披甲持刃橫截道

路殺傷運夫搶掠糧布攻擊閉堡略不惧法已遣
招諭終不向化請發兵討之

上曰番寇或叛或服固其常情遂勅淮及四川三司
巡按御史再撫諭之如復不悛必須勦捕毋遺民
患 昏刻有流星大如鷄殫色赤有光出柳西行
至南河

庚寅

行在工部奏浙江并直隸蘇松等府州輪班上匠
近以營繕起取多託故失班請遣官分行查審惟
造兵器及織幣者存留若單丁嘗以營造放回者

今當後班其丁多失班一次者赴部補班二次三
次以上并從前不當班者逮問罰班其湖廣江西
二布政司令南京工部遣官查審如例從之 夜
有流星大如鷄殫色赤有光起文昌星西北行至
濁

辛卯

命故金吾左衛帶俸都指揮僉事劉海子顯龍為
本衛指揮使羽林前衛指揮使趙通第任指揮同
知王真子政錦衣衛指揮僉事蘇斌子女燕山左
衛指揮僉事田通子資濟州衛指揮僉事白忠子

貴金吾後衛指揮僉事鄧時子振俱襲戍羽林右
衛指揮僉事齊整子義府軍右衛指揮僉事曹旺
弟鑑武功中衛指揮僉事張璟子俊俱代職以整
等老疾故也

壬辰

雲南孟良府土官知府刁光遣頭目招叔陸等貢
馬及金銀器皿方物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光
燭地起軫西行至游氣炸散

癸巳

瓦剌順寧王脫歡遣使臣脫合答者原哈密忠義

王脫歡帖木兒遣副千戶阿木力丁等來朝貢馬
及方物

甲午

荆王瞻峒言隨侍官旗軍校多無居地

上命有司以官有廢地給之 蘇門答剌國王宰奴
里阿必丁遣使馬下木等來朝貢馬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六年夏四月乙未朔享

太廟遣中官祀竈之神司山東益都縣知縣曹純

奏本縣逃民永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欠夏稅秋糧三千餘石近蒙詔書凡逃復業者免所欠稅糧而戶部執歲額仍復追徵乞依詔書恩例蠲免上諭尚書胡濙等曰詔書豈可不信果在赦前即免徵

丙申

賜朝鮮國使臣成抑等貴州金筑安鎮司頭目趙

榮等上馬橋等長官方永壽等鈔絲幣表裏絹布
及紵絲襪衣有差 迺比鞬輶哈刺等來歸奏願
居京師命為所鎮撫沙洲衛頭目伯蘭沙州等來
歸奏願居陝西甘州命為指揮僉事等官賜冠帶
金織襪衣絲幣銀鈔綿布鞍馬有差仍命順天府
及陝西行都司給房屋器物如例 開平衛百戶
劉信以失機被逮大理寺論信當杖一百充軍信
自陳初守赤城堡寇先犯堡信與敵被傷及寇再
至信守內堡而外堡被掠
上曰此法可不寃情既被傷又守內堡無失何以罪

遂釋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輅奏布政使司
右叅議沈定督公務於兗州就州娶妾金鄉縣官
歛銀與作財禮按察司副使于庭頤以鈔三百貫
於武城縣買絹十六疋低價虧民請俱罪之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任方面而所為若此何以表
率群縣令輅執而罪之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
有光出軫南行至濁

丁酉

賜朝鮮蘇門答刺二國貢使宴

戊戌

山西布政司左叅政祝銘生事罰役復戍 初銘
督民採木以虛數報官法司論銘欺罔

上曰此必總督者急迫不得已為之然身任方面安
可不持正命罰後復戍 昏刻有彗出東井芒角
蓬勃長五尺餘

辛丑

皇太后聖節

上率親王上壽宗室諸王各遣人奉表賀文武群臣
命婦行賀禮

壬寅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張勗奏山西官種紅花靛藍
其人力費用甚多而收利甚薄况地皆遠軍
餉為急請罷種紅花藍靛以其地給軍民從之
夜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尾跡有光出貫索西
北行至左攝提

甲申

雲南定遠縣故土官主簿李英子祥來朝貢馬
寧國大長公主遣人奏近因鈔法不通荒地每畝
徵鈔三百貫已蒙減半請悉蠲之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國家行事不可有疏戚之分今

蔬地鈔俱減半若公主園全免何以示公其仍舊
待鈔流通無問官員軍民園地俱免 山西太原
府代州奏五臺縣去歲旱田穀不收今民皆缺食
乞以本府沙河等驛倉糧賑濟從之

乙巳

設萬全都司及四川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僧
綱司置都綱副都綱各一員 行在兵部尚書許
廓奏大同及萬全諸衛缺官

上曰朕昨閱京師五軍操備之數茂山衛有軍七百
二十人以指揮千百戶二十七員領之馬隊中七

人亦以指揮二人領之如此類者亦多宜勘各衛
在京操備軍士少而管領官多者分遣還衛若本
衛原缺則於別衛官多者調去 行在戶部尚書
郭敷平敷字仲厚山東堂邑人洪武中為太學生
擢戶部主事歲餘陞衢州府知府咨訪民隱革弊
興利即俗貧死不能葬皆焚屍棄江敷相郊外得
隙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葬貧者又為條約教民
患難相助民利賴之禁止淫祀同官有私取民財
敷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悔謝改過亦改容
待之屬邑吏皆爭自濯磨敷舍內蚕箔嘗有叢絲

數織成鞞帶修廣合度郡人謂其仁政之應在衢
七年操守甚嚴一志愛民永樂初生累徵入京師
郡耆老數十人伏闕乞留不可皆涕泣去後廷臣
有荐敦廉正不阿以為監察御史尋陞河南布政
司左叅政無幾調陝西以公務留京師
太宗皇帝間敦有大臣体召見陞礼部左侍郎兼太
僕寺卿洪熙中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
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陝西旱民困命隆平侯張
信及敦往之撫敦至悉革宿弊奏請蠲逋負賑貧
乏實邊儲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數十事

上悉從之歲餘召還敦忘身愛國知無不言及得疾
上悼惜之命御醫往視辛丑卒年六十有二

上悼聞惜之賜祭命有司治葬敦性純實事親孝閨
門肅然於人不苟合公暇手不釋卷冰蘖之操無
遜古人雖官列六卿而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
餘貲

丙午

命廣平侯袁禎吏部員外郎宗亨為正副使持節
封永壽懷簡王嫡長子志填為永壽王崇信伯費
釗吏科給事中車遜為正副使持節冊西城兵馬

副指揮楊英女為代世孫妃 封周定王十七女
為商水郡主配河南故都指揮使田榮子俊第十
八女為中牟郡主配故都指揮僉事莊興侄忠命
俊等俱為儀賓賜之誥命

丁未

以禽強盜功陞太倉衛百戶伍真為副千戶 宥
總兵官左都督陳懷罪先是御史王禮劾奏懷受
賕庇罪人縱家人奪官軍屯田二百四十餘畝令
軍虛納子粒奪軍妻與甥為妾每旦官員入見行
叩頭禮三司幕官及府縣等官白事於前跪讀文

書讀竟聽受發落如奏事狀三司堂上官所言稍
不合意輒叱詈之僉事柴震等咸受笞辱請治懷
等之罪

上命行在都察院臣封御史章示懷事有無悉令懷
疏實以聞至是懷悉首實且謝過

上諭行在都察院臣曰懷武人不學之過姑宥之已
而顧侍臣曰朕嘗聞

皇祖言中山王國家元勳旦暮稍暇輒親儒生講說
禮義而謙已下賢老而弥篤是以榮名令終今懷
輩生不親儒者不聞善言安得無過

戊申

興平王尚炳初奏府中缺人採薪命西安左護衛撥軍百人與之至是又奏所撥者皆屯軍請罷給冬布綿花免其屯糧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軍士皆朝廷之人豈在王府則異令冬布綿花給如例屯糧亦免徵

命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驥署行在都察院事以右都御史顧佐有疾也

命巡撫直隸侍郎周忱兼督蘇松常鎮并浙江嘉湖各府軍衛巡捕賊盜時蘇州府奏吳江縣西太湖

週圍八百餘里通浙江嘉湖二府及北通常州府其間多藏盜賊劫掠軍民比年大理寺卿胡槩巡撫捕擒頗得寧息近者復蹈前非乞勅巡撫侍郎兼管督捕故有是命副總兵都督方政奏近令哨備官軍運糧開平今盜賊出沒無時請存留備禦先令都督譚廣發軍運一次然後仍舊發軍民攢運且言民方農作請於在京五軍發軍士以次輓運為宜

上從之仍命政統軍護送監察御史何敬家人市蔬鬻蔬者以鈔爛不鬻敬杖之二十竟死行在都

察院論敬法應死

上命宥死杖一百發獨石充軍 夜月掩房

己酉

命在京各衛倉收糧經歷三年考滿者給半祿守
支若糧不及千石如倉官例交盤給由調用仍候
九年黜陟 遣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等往山西
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之地雖寒原
野平曠所種粟^麥有收而其地多為軍官倚勢據
占小民無地可種日以貧困乞遣官同三司官按
視占耕多者分與軍民為便

上是其言命車及御史一人往同理之 免山東安

丘縣復業人民四千二百七戶所欠宣德四年稅
糧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石有奇

辛卯

免四川合江縣拋荒官民田地五十一頃四十五
畝稅糧

壬子

遼東東寧衛女直指揮使亦失刺等來朝貢馬
河南葉縣奏今農事方興民多缺食已發存留倉
粟米^麥豆三千八百三十三石濟之

癸丑

賜雲南孟良府土官知府刀光所遣頭目招拔陸等五十四人鈔文錦紗羅絹布及金織襪衣有差仍命內官楊琳等齎勅及絲幣往賜刀光等 召寧夏總兵寧陽侯陳懋還京

甲寅

賜瓦剌使臣脫哈答者原等八十五人及哈密忠義王使臣阿木力丁等絲幣絹布有差仍遣千戶高斌賚勅及絲幣表裏往賜脫歡等 曲先等衛指揮同知散即思等遣弟副千戶堅都等四人進

馬贖罪 行在吏部奏求賢所舉官四十三人例當會官考試中有南海衛餘丁難與考例

上曰古人立賢無方耕鈎之中有王佐才其可以軍丁棄之命考試如例

乙卯

增置武功右衛如武功左衛之制以續收神武前右等衛軍匠隸焉 賜蘇門答剌國使臣馬下木等鈔絲幣表裏襪衣有差 江西按察司奏贛州衛鎮撫劉福嘗以私事干贛縣典史不從過於路嗔不避以馬策擊之事屬違法

上曰典史非衛屬官敢挾私凌辱况以策馬者施諸人手武夫橫暴不可不懲命罪之如例

丙辰

設萬全都司儒學時萬全都司奏所屬官軍子弟宜設學校教育

上命如大寧都司例設儒學署教授一員訓導二員

宥曲先衛都指揮散即思等罪命還居舊地散

即思自

太宗皇帝時來朝授官職置軍衛以處之撫之甚厚

比朝使齊勅往諭西域及西域朝貢之使過其地

皆為所邀劫殺傷

上怒命都督僉事史昭等率安定罕東之衆討之散

即思懼而逃至是其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贖罪

上以其能悔過語尚書許廓等曰遠夷小醜服則舍之不足與校得失遂宥之且悉還所俘賜堅都等鈔絲幣遣歸

上聞並海居民有私下番貿易者出境外與夷人交命行在都察院揭榜以禁戢 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遂勅守臣令禁戢官軍侵擾 行在指揮使王節等奏織染局匠數逃

今奉命黜刺上工所刺字未敢定擬

上曰

太祖皇帝聖訓不用此刑朕昨偶未之思其論依律
應天府溧陽縣妖人錢成等謀反伏誅初成言
其子質嘗病復生云見李老君謂其有福可圖大
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者六十四人
有司捕之不獲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曰道家貴清淨絕嗜欲後來小人為求利已詐張
福袖以誑惑愚民謂不忠不孝誦經皆得免罪愚
民無知傾心嚮之是以妖人多託以奉事前代禍

亂不可悉舉今此輩又欲為張角邪勅除發兵捕
之至是悉就獲械至斬諸市 夜有流星大如鷄
彈色青白有光起西南行至濁

戊午

哈密頭目黑蠻亦力把頭目聶力拜等來朝貢方
物 陞大理寺丞柴震為本寺右少卿監察御史
嚴繼先為山西按察副使賴巽為雲南按察副使
吏科給事中黃澍戶科給事中韓岫工科給事中
蕭昂中書舍人在慶親喪服闋調澍於行在戶部
復慶原職改岫為行人司副改交趾右叅議豫

子良於山東布政司復董升河南許州知州魏儀
貴州銅仁府推官賈祺直隸祁州判官徐士宗江
西貴溪縣知縣俱以任滿當陞其吏民奏乞復任
故復之各加俸二級以翰林院編修李禎為廣東
高州府學教授貞任滿當陞自陳有疾乞就學職
故有是命 設雲南大理府雲南縣僧會司置僧
會一員 賜遼東東寧衛女直指使亦失哈等
九十六人雲南楚寧府定遠縣土官子李祥等紗
幣絲絹布及氍毹衣有差
已未

迺比韓官失都等四十九人携家屬三百餘口來
歸皆奏願居京自效行在兵部禮部第五等以間
上命一等失都哈答阿匝丁使臣失兒哈俱為都
指揮僉事二等懋黑赤阿答帖木兒太平完者忽
秃沙刺八海里丁猛古俱為指揮同知三等脫羅
亦刺馬丹帖木兒哈答赤速克脫歡使臣撤迭兒
迷失脫歡帖木兒俱為正千戶四等火濟哈答赤
伯顏秃卜答台苦魯兀兒俺者兒灰朶兒只迭兒
必失馬孩秃歡沙兀南卜哈刺張也先帖木兒哈
刺帖木兒孛孛羅帖木兒法虎兒丁俺克台俱為百

戶五等失兀剌脫觀字台可列帖木兒苦提只蘭
帖木兒兀連帖木兒克失帖木兒啞啞月魯帖木
兒馬木沙俱為所鎮撫賜冠帶金織氍衣綵幣銀
鈔絹布鞍馬有差海里丁猛古先來通款增賞半
倍其年幼者悉與優給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虜人慕義來歸可擇隙
地造屋室處之仍如例賜器物遣都指揮曹者
赤帖木兒等往迤北賜和寧王阿魯台盔甲氍衣
時迤北鞬鞞及阿魯台部下頭目脫脫哈益失都
等來歸言阿魯台為兀剌所逼率家屬南奔廷臣

有請出兵掩擊之者

上曰此虜自永樂中歸附貢獻不絕未有大過今勢
窮憂義當矜憫但彼未嘗自言朕亦不欲勞中國
之力以事遠夷若又迫之於險豈仁者所為玆於
是遣都指揮曹者赤帖木兒等賫勅撫諭俱賜盔
甲金織文綺氍衣并賜其子火兒忽答孫及頭目
那駭兒奇文綺氍衣

庚申

上諭左順門謂工部尚書吳中等曰比聞京師存留
工匠中多有年久當代者用人之力必使勞佚適

均今過期不代將謂官府無信宜速與休息直
隸碭山縣奏去年七月久雨不止低田禾稼湮沒
上曰去年水災今始奏至縣官怠於民事可知戶部
其遣人覆視廣平府永年縣民韓廣發地得銀
一百二十兩以進上謂尚書胡濙曰發地得銀
即已物既來獻其賞以鈔

辛酉

命故大興左衛指揮同知張輝子彬金吾衛指揮
同知杜譽寶子能金吾左衛指揮同知邢原兄全
羽林右衛指揮同知李貴侄孫弘羽林前衛指揮

僉事丁用子福通州衛指揮僉事曾礼子珀俱嚴
職金吾左衛指揮使張貴子禮軍府衛指揮同知
李綱子昇錦衣衛指揮僉事何得子信俱代父職
以其父皆老疾也浙江餘姚縣奏所屬東山等
都舊有河池灌田洪武中嘗疏濬民受其利今沙
土壅塞水利減少無以救災乞如舊疏濬事下工
部尚書吳中請遣官覆視果為民利則量發民夫
俟秋成後用工從之

壬戌

免山東霽化壽光樂安三縣復業民五千二百八

十餘戶永樂二十二年以來所欠稅糧 福建邵武縣奏布政司叅議陳羽至縣所隨皂隸有微過杖殺之羽又逼里役備布九十餘疋與皂隸妻抑令瘞之其妻陳訴

上諭右都御史顧佐曰後人有微罪輒杖殺之是豈有愛民之心任情肆酷如此何可使在民上命巡按御史治其罪

癸亥

設雲南潯江府閩索嶺巡檢司置土官流官巡檢各一員後總兵官黔國公沐晟所奏也 監察御

史張政言洪武間設糧長專辦稅糧近見浙江嘉湖直隸松江等府糧長兼預有司諸務徭役則縱富役貧科徵則以一取十詞訟則顛倒是非糧稅則徵歛無度甚至役使良善奴視里甲作姦犯科民受其害乞為禁治命行在戶部禁約 山西布政司奏平陽府蒲吉二州及永和榮河清河猗民臨晉太平稷山萬全河津襄陵九縣自春至今無雨妨於播種命行在戶部遣官覆視以聞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六年五月甲子朔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金濂奏蘇州府知府况鍾丁憂去職民二千五十八言鍾公正勤能奸弊尽革民賴以安乞奪情起復

上從之命行在戶部臣曰民之所欲與之其令鍾復任不必赴闕
宥浙江按察司使林碩初按察司吏告碩受寧波府知府黃永私饋又因赴京遣承差造舡其數盡錄

上命法司先逮問永永言與碩同鄉實以鄉物饋之

究所造舡則碩出已賞為之至是碩以考績至京
法司奏其過請治之

上曰此不足為過勿治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光
燭地起墳墓東北行至霹靂

乙丑

瀋王模薨王

太祖高皇帝第十九子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封永樂
初之國至是薨年五十有二王惇厚樂靜謹礼奉
法未嘗有過計聞

上悼悼不已遣官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謚曰簡 四

川敘州府奏富順縣去年田穀不收人民缺食請
給本府倉粮賑濟從之

丙寅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曰朕素知軍士艱難嘗有
命凡軍士皆免餘丁一人差使俾得生理供給正
軍所司不遵朕言以其餘丁送工已是重役而又
以其在逃發遣充軍人何以堪今後在逃者止罰
工一年其有已發充軍者皆取回 廣西思明府
土官知府黃瑄遣頭目馮偕雲南定遠縣把事楊
得中等來朝貢馬 行在吏部言昨楚王孟烷奏

其府中教授張登稟性狠戾學術荒疎威儀不修
惟日縱酒累月不出間或一出放肆傲慢畧無尊
卑之分不教授之或常出怨言已命取回今登至
部請改用遂降為廣寧前屯衛倉副使行在都
察院言監察御史尹崇高巡按廣西獲猺獐男女
六人悉留私家及他不法事律應徒當如例罰役
復職

上曰此有玷風紀豈可復任令吏部別用之免河南
開封府封丘縣逃民稅糧安南黎利遣頭目何
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其詞云宣德五年八月內

臣所差頭目陶公僕等自京回賫至勅書一道諭
臣兵器所以衛民安南之民皆朕赤子留之於彼
與在此同寘之不問臣與一國之人莫不惟忻感
戴惟官吏軍民家口及陳氏猶以為諭臣自知負
罪深重無地措躬臣竊惟

天地之大無一物而不包日月之明雖容光而必照
臣前後欽奉

聖諭累次差人賫本再三陳奏未蒙俞允臣以此病
痛在心不能不號呼

天地父母而再伸哀籲昔宣德二年遣來官軍所存

之數已造冊繳進其鎮守各衛府軍民官吏有總
兵官成山侯王通內官山壽等率領回還後累奉
勅諭追索臣又令國中但有前項人回隨即送出
患病者亦令土醫調治痊可皆送至廣西境上任
自回還各處頭目耆老已並稱實無存留者今奉
聖諭前事臣益深惶懼不能自安抑臣蝼蟻之誠有
未達歟覆盆之下有不照歟且如臣之親屬及本
國人口原被官軍所虜於班師之日盡殺帶回臣
與國人但瞻望垂涕雖父子兄弟猶且不敢相認
况復拘留中國之人上違朝廷下自取罪愆扈意

者前項人口回還之日山海之間風濤瘴癘染成
疾病以至病故在家不知其由因此陳訴屢瀆
聖聰致深軫宸衷諄諄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為諭
臣雖愚下豈無惻隱之心以上承
聖天子仁民之盛意緣前項人等委的無存難以應
命此臣所以跼天躅地但增憂懼而已其陳氏子
孫於季聲篡國之時屠戮悉盡所存庸暗之人若
間定季擴等永樂年間相繼作耗大軍勦除無有
遺者今奉
聖諭臣又大集國人再行用心詢訪委無見存伏望

聖慈俯垂矜察赦臣丘山之罪沾臣雨露之恩豈獨
一身之幸實臣一方生靈之大幸也粟等又竇其
國耆老人等奏為求封事欽奉勅書准臣等所奏
黎利謹厚忠信撫綏有方甚得民心可堪管攝朕
用喜懽又令大集團人更詢陳氏如果無後連名
奏來朕與處置臣等一國之人莫不懽忻踴躍喜
出望外除欽遵大集團人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
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方不可無人管攝而黎
利未奉朝命此臣等所以懇疑陳詞而不能已伏
望

皇上俯矜下情從民所欲先臣所請大霽洪恩使黎
利得以守土南荒奉貢天闕上以弘

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甦一方生靈之命

上納之

丁卯

行在吏部言召用進士崔遠過期十月之上始至
請罪之

上曰過期小罪彼方進用即負罪名沮其志矣姑宥
之行在工部尚書吳中奏蘇州太倉閒廢已久
已嘗奏請移置淮安而所司吏奉行稽緩者主

守吏言其倉屋舊為風雨損壞木植磚瓦為附近
官軍盜取殆盡其官吏及盜取者皆宜究問
上命行在都察院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按其事稽緩
官吏姑宥之 行在都察院奏定州衛軍人三人
夜竊入城樓盜鉄器遺燭燼延及火藥燬城樓及
所存軍器一人為火所逼死三人皆燬傷趨出被
獲亦死其指揮使馮洪夜巡百戶陳禎等防守不
嚴請悉罪之

上曰愚人自取死不足惜但城樓器械皆軍民竭力
所為可惜也又將重有勞費向使衛官能嚴約束

安致此失命悉執而罪之

戊辰

端午節賜文武群臣扇及宴

己巳

申明御史巡按御史迎送之禁初御史傅吉巡按
江西布政司孟桓等率官屬出郭迎候又陪朝王
寧府官奏其違法

上命吉等自陳皆服罪

上宥之 諭都御史顧佐等曰風憲官須守法乃能
以法治人今御史多輕薄少年不以禮法自治喜

人諛佞為失迎送輒生事挫辱在外官亦不能自
執禮法諂佞成風其榜示禁約違者悉罪之
在浙江道監察御史張駿以掩禁罪之四年罰役
復職行在兵部尚書許廓言新設武功右衛凡
十千戶所管領軍匠今選萬全右等衛多餘指揮
千戶馮原等四十三人請

旨調用從之 巡撫侍郎吳正奏近戶部勘合襄陽
府大盈倉舊收小麥三十餘萬石專給本處官軍
俸糧其宣德五年以後歲收小麥悉運南京臣切
見襄陽府歲納夏稅小麥二萬二千餘石其所屬

竹山上津等六縣離江七八百里稅秋糧以運淮
安輸納若再運小麥民實勞困及見湖廣布政司
大有倉積糧甚少支用不敷乞將襄陽府小麥折
收粳米赴大有倉輸納實便於民又奏長沙府湘
鄉等縣舊管人民甚多今所存十不四五田多荒
闕乞裁附近直隸并江西河南犯徒流遷徙者分
撥種田供納稅糧

上曰襄陽夏稅宜從言裁遣罪囚種田不允

庚午

賜哈黑頭目黑蛮亦力把黑頭目聶力拜等鈔絲

幣表裏有差 迤北韃靼脫哈卜花未歸奏願居
京自效命為所鎮撫賜冠帶金織氍毹衣紗幣銀鈔
鞍馬綿布仍命有司如例給房屋器物 浙江右
叅議彭璟言定海衛所撥寧波紹興二府秋糧三
萬餘石為軍儲未輸者一萬四千餘石比蒙
聖旨免稅糧負欠者折收絹布鈔定海衛官軍坐撥
之糧皆作折收之數未曾撥補又黃岩等縣土不
產絹有司追徵甚於徵米乞緩期限
上謂行在戶部曰軍餉不可缺其即以折糧絹布鈔
補給若運糧艱難別為區畫無絹之處聽從民便

璟又奏豪富人民每遇編充里役多隱匿丁糧規
避徭役質朴之民皆首實有司貪賄更不窮究由
是徭役不均細民失業乞令有司從公推點相應
人戶充役違者論罪從之

辛未

命羽林前衛帶俸指揮使高英任行在旗手衛許貴
任行在羽林左衛方忠任長陵衛指揮同知徐祥
任燕山前衛 哈密忠義王子脫脫帖木兒陞辭
遣指揮岳謙等護送并賜其父及忠順王卜荅失
里絲幣又賜其頭目脫脫不花阿魯赤北斗奴及

都指揮阿魯克等有差行在都察院奏近遣御史高舉照刷四川三司卷牘今已還京以所刷按察司卷比本院所行事猶未及半切以都司布政司上承五府六部下轄軍衛有司其行事比按察司當加數倍今未經照刷亦必尚多其間豈無埋沒錢糧出入刑名重事諸司既不盡送照刷御史亦不追完俱屬違法請再遣御史按問其首領官吏仍追刷所匿餘卷高舉宜正其罪

上從之總兵官都督陳懷奏四川永州等處強賊依阻山林殺人劫財戕害官軍已就擒者男婦九

十人先奉勅推鞠明白戮其正犯梟首劫掠之處以徇今再鞠皆實不寬請處決

上曰人命至重都察院巡按御史同四川三司官詳審果無寬抑如前勅處決或有寬者即與辯理毋枉及平人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宣府糧少請如開平獨石例召商中納雲南安寧黑鹽等井鹽糧以實倉廩從之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翺言便宜五事其一松潘衛臨極邊去四川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為害總兵官都督陳懷常居四川城中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若令懷

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平寧軍民
安便其二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
府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
若令暫於成都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糧
之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丈量
非惟道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其三四川所屬吏
典自洪武至今多不給由在鄉起滅詞訟把持官
府良民受害若立限許令自首免罪其不首者事
發之日皆戮附近衛所充軍屯田里老人等隱匿
者各治以罪則訟息民安政清事理其四四川諸

府州縣社學久廢民不知教所以爭訟多而禮讓
少若依洪武中事例不問土官衙門俱設社學使
民夷子弟皆知讀書則禮義興行民俗歸厚其五
四川會州衛開設銀場布政司歲運糧八千餘石
供給軍夫往復數千里若以四川三司及所屬衙
門所問罪囚除文職官吏犯贓及真犯死罪外其
餘皆依陝西囚人納米贖罪例自備糧米往彼納
足依運磚例發遣則民省轉輸官足供給
上覽之謂侍臣曰御史所言皆有理朕志在便民果
得民便豈可不從惟運糧一事戶部再集議以聞

務求至當於是命復四川所屬府州縣鄉里社學
設土官衙門社學遷四川所屬歲久不給由姦吏
挈家北京為民種田逃者葬邊遠充軍四川罪囚
除文職官吏犯贓并真犯死罪外餘令於會州衛
銀場給米以給軍夫

上復謂兵部曰松潘既去城都八百餘里陳懷不能
親臨惟募兵往捕將既畏縮兵亦憚行徒擾於民
何損於賊遂勅懷往鎮松潘

壬申

遣使賫勅撫諭老撾軍民宣慰司使土官宣慰使

刀線達曰昔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時爾能敬順

天道恭事朝廷恪修職貢始終一誠朝廷待爾久而
益隆朕恭膺

天命繼承大位一切政務悉遵

皇祖之心茲遣內官楊琳賫勅往諭并賜尔綵幣表
裏爾其益順

天心恪效勤誠以副朕懷賜廣西思明府頭目馮
偕等雲南定遠縣把事楊得中等鈔綵幣表裏有
差浙江麗水等縣強賊陳才等十三人伏誅初

勅福建都指揮劉海追捕至是悉獲才等械送京師

上命斬之梟首行劫之處以狗 順天府奏霸州保定縣地低窪邊臨渾河往者河岸缺壞皆是保定文安大城諸縣民夫同軍衛修築今河水衝決岸土漸薄且有坍塌之處若水溢決潰必傷田苗請如舊集衆預修庶幾有備無患從之

甲戌

巡撫侍郎趙新奏比者永新賊縣梅花洞賊首蕭彥真等劫掠鄉村調江西湖廣二都司兵三千餘

人勦捕也聚鄉邑日出巡邏今已踰年賊未盡獲官兵所至之地田穀孳蓄一空居民不堪乞召回止令湖廣附近茶陵衛江西永新千戶所各以官軍百人屯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臣曰諺有恒言盜賊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悉召還但令三司巡按御史督有司緝捕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曰古人有軍車喻賊而降之者有用計而賊自駭散者顧方畧如何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各還原衛所

止留二百人巡捕尔其協謀定策或推誠召諭使
改過歸正或招諭不服以計殄滅悉從所便

丙子

賜瓦刺等處貢使宴 夜有流星大^如碗色青白光
燭地起天并西北行至濁

丁丑

浙江布政司右叅議彭璟奏浙江嘉杭等府稅糧
浩繁乞增除叅議四員一專管屯田一管浙西嘉
湖杭三府其二員分於温台諸府專理農務

上謂行在吏部臣曰古人云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

其言不可聽

戊寅

陝西金州及西鄉縣奏往歲逃民拋荒田土雖回
復業田穀不收兼以絕戶數多稅糧皆無從措辦
命戶部悉免之

己卯

起復韓福陝西鳳翔府知府福以父喪去任鳳翔
屬縣官吏人民一千二百七十餘人訴于陝西按
察司副使謝孚言福廉能公正為政不苛勸課農
桑勉勵學校篤勤不懈官吏知所勸懲人民有所

依賴今以憂去官民皆失望乞留復任孚具以聞
命吏部令福赴任不必赴京 新建伯李玉奏守衛
官軍多老疾者請選各衛精銳者補充

上從其請命五軍選指揮千百戶旗軍一千三百六
十四人更番上直分隸新建伯李玉都督同知任
禮都督僉事李瑛張蕪四人 回回馬黑麻自甘
州來朝願居京自效命為正千戶賜冠帶金織纓
衣綵幣銀鈔綿布鞍馬仍命有司如例給器物房
屋 行在兵部許廓奏神策應天和陽三衛原分
調扈從旗軍二千七百人多有逃故存者不足於

用有總小旗往各處勾軍違限有五年之上者以
致缺伍請行各處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執之解京
應勾軍士令有司勾解補伍又應天和陽二衛原
分調官軍內四百二十七人洪熙元年奏回原衛
屯田請取至調用缺人屯田別選餘丁補之

上曰屯田軍豈可動勾軍違限者俟其回日論罪
福建永春縣典史王顯章奏縣民顏福佑等深居
山谷恃險不供徭役動輒聚衆宰牛飲血為盟抗
拒官府請發官軍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入境

虎渡河者豈有人而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
由而遽欲加兵非道令三司及巡按御史同往撫
諭且察其所由如果民之頑犷亦具以聞直隸
大名府魏縣耆民張鳴等言本縣外民五百一十
八戶逋負上年稅糧一千一百八十五石穀草二
萬二千三百四十餘束包納艱難乞賜除豁後之
庚辰

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遣使臣連沙怕美等來朝奉
金葉表貢奇藍香象牙犀角等方物中兵馬指
揮司奏進士馬訓馴儼寡婦之屋以居毀其器物

又毆擊寡婦

上曰為士忍以強橫加無告之人無仁心矣命錦衣
衛執付刑部

上視朝罷御左順門召工部尚書吳中諭之曰各廠
所貯材木初採甚難勞苦軍民殫極糧賞方得至
此朕故加意愛惜卿亦當體朕意有不當用切勿
妄費若本大材而工匠斷小用之罪亦不貸時
有以其事聞於
上者故以此諭之

辛巳

降行在刑科給事中李芳為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丞

上每朝退御便殿與大臣議事一日御左順門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中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奸弊

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官所為事少不如意不以論大小即詣

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奸故有是命

命行在工部移濟州衛舊倉之在平前則者置於新

太倉

壬午

行在刑部侍郎樊敬等奏歷事監生彭本分鞫罪因於律應杖而給囚應徒受囚白金十兩當杖加徒

上從之語侍臣曰士非廉潔正直不可用今未受官而使之學為政已齷齪苟刑尚可用乎廣東廣州前衛所鎮撫表謙奏承都司委捕盜新會縣而按察司移文都司令召謙領運還今所捕賊未獲又言按察司揆制軍衛又訐按察司官家人之過

又言南海廟神舊有御賜金香盒今恐為人抵換
上曰謙必在外擾民慮按察司治之故支吾文過遂
命兵部行廣東都司別遣人捕盜謙所奏事令巡
按御史体實併察謙^果過害民即治之直隸廣平
府成安永年二縣耆民郭名等奏各社民累年逃
徙其戶內稅糧馬草有司悉令見在之民包納乞
停免

上諭在戶部臣曰此有司之過即免之修宛平縣

澄清閘

甲申

哈矢哈頭目馬麻板吉阿端頭目丹連三占頭目
谷里馬等來朝貢方物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胡廩於遼東廩先奉命往四川督採木而私役官
軍用所採木造仲器及令有司坐錦綺臥具買白
金白蠟不如直又役民悉送私家巴縣知縣雷升
發其事付刑部鞫問至是刑部奏廩所犯應死
上宥之謫遼東安置行在兵部尚書許廓奏山東
濟南東昌二府已給馬孳牧餘五萬四千一百八
十餘匹及順天種馬一萬八十餘匹宜分俵^充袁州
府及河南開封等府從之又奏^北京各衛及直隸

鳳陽等衛所養孳生馬監臨官例應三年赴京比較今燕山左等二十六衛已遣千戶徐平等賫冊至比較應追償馬六百七十三匹而所具數不同請先下平等法司究治鳳陽等八衛過期不遣官賫冊前來比較其各衛原管孳牧官俱應逮治上命已至者記罪追馬數不同者令改正過期不至者罰俸五月

乙酉

行在兵部尚書許廓言本部先選北京國子監生吳昌等清理軍伍籍冊今已二年欲照例送吏部

選用然其間入監有近久不同

上曰年深者令出身年淺者令歷事如例考用着為令河南府知府李驥奏本府路頭衝要舊設遞運所一十一處正當耕種之時使客頻繁則令傍近有司各以民車協助妨誤農功今自祥符縣以西蘇村遞運所至偃師縣凡七所每所有車五六十輛遞送稀少儘有餘閒乞命有司斟酌添撥為便

上命行在兵部臣曰勞逸貴均其令河南布政斟酌行之

丁亥

陞行在吏部驗封司郎中章殿為行在禮部右侍郎
即行在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徐琦為行在通政司
右通政 賜占城國等處貢使宴 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王翱奏總兵都督陳懷自陝西調至四川
鎮守以西安等衛官軍蕭斌等二百六十餘人自
隨各帶馬騾俱支糧料其原衛又支俸給月糧止
於四川城中從容遊惰並無差遣及取衣裳未往
亦闕行糧虛曠職役生耗廩庾
上謂行在兵部尚書許廓等曰近來邊衛多奏缺官

九二

而此輩反優閑無事若總兵官當有隨從四川未
必無人古之良將為國家立功者必使人各盡其
才而有志之士不肯自暇自逸苟安務得者小人
事也遂勅懷盡遣還原衛 山東青州府高苑博
興二縣奏往年歲儉民逃其未納稅糧絹馬草俱
於赦前失報乞如例蠲免命行在戶部免之 夜
有流星大如盃色青白有尾光燭地出文昌東北
行至濁

戊子

賜占城國使臣連沙怕美等鈔絲幣金織紵線等

衣有差仍遣賈勅及文錦紵紗羅歸賜其王
直隸松江府知府趙豫言四事其一朝廷清理軍
伍本欲覈實有無使軍無隱民無枉徃時清理之
官妄意朝廷重在得軍凡有戶絕抑逼里老人等
取同名同姓閨親近戚女婿甥男承種田產之
人解補倘或辯論加以酷罪抑使承克實非情愿
有赴京伸訴移文照勘者有於府縣訴告分豁者
凡一千一百一十名其餘陳訴者相繼乞勅公正
官一員重與審勘果是應繼軍丁仍發充軍不應
代役者明白分豁庶幾不枉平民其二兩浙場分

煎鹽灶丁皆洪武中額設若事故勾補俱有定例
今各場官攢以鹽丁事故為由不經府縣徑自勾
補殷實之家多為所害或以姓名行下官司或以
同姓名輒自勾擾者有抑配在場辦鹽者有被總
催鹽甲頭目私監取財者緣諸鹽場不相統屬弊
難盡革乞勅戶部差公正官一員督令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委堂上官公同府縣委官將見有灶戶
丁口盡數審勘清理果逃故者令有司僉補明著
文藉以為照証後有事故憑此勾攝不是灶役者
發回當差廢事有定規民不被害其三昨奉勅書

矜恤民隱官田糧重十減二三而華亭上海有官地所科之稅一如官田今田糧減除地租未減乞勅戶部通行各處官田官地租糧一例減徵其四比戶部榜諭凡逃移人戶皆限三月復業違者與隱藏之家俱發充軍此法至嚴人知畏懼然亦有未復業者蓋以公賦有欠私債無償故地荒蕪舊居毀撤難以措手不能安身乞勅戶部備榜通行曉諭仍令有司從寬取勘逃亡民戶凡有公私欠負俱停徵三年凡諸差徭亦在三年之後如是而猶不復業人猶容隱者依前例發遣充軍庶幾逃

民來歸

上命行在兵部戶部參酌行之 夜月犯昴

己丑

命南京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堂上官凡以公事詣北京者俱給驛時

上聞南京各衙門以公事詣北京者悉自出賞賃舟
命南京北京皆朝官且聞南京官俸薄治公事豈可令自賃舟故有是命
命故指揮都指揮僉事曹英子永嚴為金吾左衛指揮使羽林前衛指揮同知童真子瑄指揮僉事丁

命貴子旺金吾前衛指揮僉事楊茂子春俱罷職府
軍左衛指揮同知王敬子福旗手衛指揮同知江
海孫清俱代職以敬等皆老疾也

命東寧衛故驍官指揮僉事火吉等之子若女等各
罷職免閏外軍丁運糧時武進伯朱冕奏已率
官軍運糧六萬餘石至獨石雲州等處近因多雨
輓運甚艱又閏外正軍守備隘口餘丁悉令運糧
所種田地不得耘鋤至秋無收乞暫止為便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冕言誠是宜亟止之召冕還京
俟秋收後再議楚府儀賓耿瑋卒訃間賜祭

昏刻有流星大如鷄彈色赤有光出天并東南行
入雲中五鼓有流星大如鷄彈色青白有光出畢
東行入雲中

命庚寅

四川永寧宣撫司長官王瑄等來朝貢馬行在
兵部尚書許廓言應天府等及直隸滁和徐等州
縣見養牛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七頭請遣官如例
印烙從之鎮守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郭身等奏
阿魯台所部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遂勅
身等曰尔但宜慎邊備固城池彼不犯邊毋擅以

兵逼之果來降亦察其實俾之入境或近邊居住
或打圍或往北行聽其所之勿遣人出境覘伺致
其驚懼或激變也

辛卯

日下生承氣一道色黃赤鮮明

壬辰

命和寧王阿魯台使臣卜兒罕率虎力為都督僉事
卯哈刺失列門為都督指揮僉事扯扯弩荅帖木
兒把兒捌為正千戶仍賜之宴 獨石雲州鵬鷄
城因雨頽壞命以本處軍士修築 行在刑部奏

定遼後衛舍人貪隣兒銀項圍啖以果餌誘至僻
地殺而取之沉尸水中當斬

上曰古語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是兒蓋項圍殺之愚
人之愛其子者可以為戒 能仁寺西番僧孤納
芒葛辣有罪當斬初孤納芒葛辣以遊方為名偏
謁諸王干施興又詐言奉旨採察幾事以惑衆遼
王奏之遣人執至付三法司鞫治其實於律應斬
上曰出家為僧本欲絕去塵累乃造偽惑衆取財既
犯國法亦是其教之罪人大抵此輩愚夫多信嚮
之不可不治俟秋斬之

之不一不交其時時

此國亦不其... 人...

上曰也...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上曰古... 王...

王... 王...

王... 王...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宣德六年六月癸巳朔

甲午

命行在中軍都督僉事李英理行在右軍都督府事

賜哈失哈頭目馬麻板吉阿端頭目丹速立占頭

目谷里馬等鈔幣表裏有差

乙未

遣中軍官祭中雷之神復都指揮僉事劉銘賧仍

鎮天城衛銘先以受賍得罪行在兵部奏當調

上曰銘久在天城習知邊事姑令復賧再不悛過不

貸賜福餘等衛來朝鎮撫士木得兒等吐罕河
衛招諭回目還頭禿赤克等綵幣表裏等物有差
迤北鞞官哥魯赤來歸奏願居京自效命為所鎮
撫賜冠帶金織龍衣綵幣銀鈔綿布鞍馬仍命有
司如例給房屋器物 山西絳州垣曲縣有強寇
劫掠居民財物勅鎮守都督李謙督應捕官兵捕
之

丙申

雲南永摩村巡檢司土官巡檢王賜等來朝貢馬
賜四川永寧宣撫司長官王壇等鈔幣

丁酉

雲南八官大甸軍民宣慰司土官宣慰司使刁招
散等及諸長官司長官遣頭目叔哀等貢象馬及
金銀器皿方物

戊戌

海西老哈河衛頭目桑果奴木蘭河衛頭目咬納
等來朝貢馬

己亥

永寧王有光妃高氏薨遣官賜祭命有司賜葬事
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厥右通政徐琦齋詔命安

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國事詔曰朕恭承大寶統
御下民体天心以愛人順人心以為治海內海外
一視同仁尔安南密比中夏國家受命爰先来歸
我

祖宗咸勤綏撫曩因其下黎季犛篡竊國主毒痛一
方

太宗皇帝遂命吊伐之師將復陳氏之後而陳氏子
孫徧求弗獲乃徇輿情建郡縣置牧守宣德二年十
月有陳嵩者自陳故安南王嫡孫歸自老樞而與
頭目黎利同奏請立嵩繼陳氏之位言詞懇至朕

仰惟先志俯矜下情即召還所置官吏及鎮戍之
兵顧以建立事重須叶國人遂下詔國中以察衆
意曾不旋踵黎利奏言嵩卒果天意乎抑人謀歟
自是連歲安南頭目耆老並奏陳氏之後已絕請
以黎利管攝國事衆口一誠累章不已果得人以
撫衆固朕心之所嘉今允所請特遣使賫印章命
利黎權署安南國事以撫國人於乎從民所欲弘
敷天地之仁事大以誠用保生靈之福故茲詔示
咸使聞知別勅利曰今命爾權署安南國事其服
膺朕命無驕無慢惟誠可以格天惟敬可以事大

惟仁可以撫衆惟信可以保邦益殫乃心用迓來
祉欵哉賜何粟等鈔幣遣隨啟歸仍賜啟等鈔為
道理費行在兵部奏昨陝西行都司土官都指
揮僉事李文言西番阿吉簇頭目果若兒等番民
八百帳舊住野馬川歲納馬三百疋永樂間逃往
甘州白城山歲納之馬皆本族之民代納果若兒
等又縱番民往甘州等處搶掠乞遣還本土今請
都督史昭劉昭及陝西行都司各遣官往撫諭俾
復業仍禁其為非從之鎮守河州都督同知劉
昭奏羅思囊簇西番千戶阿失吉為親弟工噶所

殺而掘其地按問已引服當斬

上曰殺兄非常罪斬之梟其首以徇使遠人知有法
庚子

初直隸定興縣民王林子鑽定虛買輸草實收事
覺行在刑部逮林當斬罪以瞽得贖大理寺審允
以聞

上曰瞽者能輸草乎更詳審之勿使無辜受枉奸慝
倖免命刑部再問覆奏云林瞽實鑽定冒父名輸
草用白金文綺賄奏收草千戶張敬買實收

上以法司治獄不謹罰行在四川清吏司原問官及

大理寺屬官俸三月堂上官宥其罪行在鴻臚寺奏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餘人請治其罪命錦衣衛指揮王節等錄名以進節等凡奏二三次失朝者三百餘人餘皆一次

上命二三次失朝者罰俸五月一次者釋之節又言其中清平侯吳成順義伯金順等又已支過祿未者都督尹吉兒察等是韃官

上曰朝參之禮人臣不論大小皆所當謹侯伯位高韃官受朝命朕亦非小安可不謹此禮一体罰俸以警後來已支過者於來歲祿內扣除

辛丑

命瓦剌順寧王使臣脫哈答等原為都指揮僉事亦刺思答因為指揮僉事團永索失為正千戶迭力迷失石古木力火者為百戶各賜冠帶增置儀真縣一壩至五堤堤官一員巡撫侍郎周忱奏溧水縣永豐圩周回八十餘里丹陽石臼諸湖環之圩內舊築堤埂一十五里通斗門石埕以司啟閉農受其利今久頽壞田之沒水者十已七八農不得耕稅糧無納請以南京每冬所起本縣均工民夫候農隙之時修築從之

壬寅

總兵官都督巫凱奏比者軍卒馮春等告都指揮
卽溶屢常遣人交通漢唐人高煦及刊畫佛像數
事命臣體實皆無實狀

上曰朕固知之大事不實餘事更不足究其妄告者
皆杖一百仍戍邊 初崇德縣吏金景瑞以私債
強取周祥一等女子田業祥一等訴之官皆還之
景瑞忿欲殺之與皂隸石謙等謀造誣詞假聞阿
保名首祥一及所惡者趙昌保等十一人強劫民
王四及海寧海興福等僧資財逼阿保署狀盡執

祥一等誣為強盜械送京師祥一等訴冤抑聞阿
保亦言狀詞非已出實景瑞等所為三法司以聞
上曰當追至與質對且令覆勘所云被劫者至是浙
江布政司按察司皆奏體覆王四及興福等未嘗
被劫景瑞等至亦引服時祥一等十六人相繼已
死三法司奏景瑞依律謀殺人造意者斬謙等從
而加功絞從之因諭都御史顧佐等曰朕於刑獄
嘗切留心雖徒流杖罪亦存矜念彼一縣吏乃以
私怨誣殺一人雖死不足償自今卿等當益詳情
務寃實情天道昭明人不可枉殺佐等皆頓首

浙江温州府颶風雨作壞公廨祠廟倉庫城垣
癸卯

賜雲南禾摩村巡檢司土官巡檢王賜等鈔幣

甲辰

封保安王志垵母趙氏為保安懷禧王夫人懷禧
王妃無子志垵以庶子嗣爵請母封號故賜之

賜襄府梁府儀仗及校尉冠服 賜雲南八百大

甸軍民宣慰司土官宣慰使刁招散等所遣頭目

板哀等一百十三人紵絲紗羅金織紗羅衣絹布

有差乃命賈勅及文綺紗羅歸賜刁招散等 浙

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淵言洪武中高稅並三十稅一

十七年以前止收鈔及銅錢十九年於府設稅課

司諸縣設課局及河泊所收其商稅錢糧著為定

例若便於起解者解本色路費重者許變賣金銀

金每兩價鈔六錠銀每兩價鈔一錠至二十四年

本府所屬共收鈔七百二十八錠四貫易銀七百

八兩八錢送納其後歲辦遂以為例近雖禁使銀

命而商稅魚稅仍徵銀巡攔網戶陪納甚艱乞自今

年始仍援洪武十九年以前事例納鈔庶為民便

又奏永嘉等縣宣德三年以前欠鹽糧三萬四千

四百八十九石有奇小民貧難乞折納布絹鈔俱
從之 山東濟寧州及滋陽縣奏蝗蝻生
命行在戶部遣人馳驛往督有司捕之

乙巳

行在戶部奏廣東瓊州府遣人贖贓罰銀五兩四
錢赴京進納

上諭行在戶部曰瓊州至京師計其道路之費比所
進加數倍所司何不体人情今後如此類者但令
於所在官庫收貯無以勞民 行在工部言通州
西門通京師倉廩亦在門外而月城角門旧砌窄

上狹止通小車單行今行者多常壅塞不便請更而
廣之

上命俟農隙改作 直隸徐州豐縣奏去年秋水潦
田穀不收今民八百四十二戶皆缺食已糴預備
等倉米四百三十七石賑濟又勸富民出粟給之
丙午

嘉河衛指揮同知教化雲南元謀縣土官典史董
保等來朝貢馬方物 行在兵部奏總兵官都督
譚廣言都指揮唐銘再取宣府官軍往開平哨備
緣先奉勅開平哨備官軍選本衛一千人宣府等

處一千人及內官蕭愚原領神銃手三百人分作
兩班久已選定遣赴獨石听銘管領更番往來今
銘朦朧重取請治其罪

上曰銘武臣姑記勿問哨備官軍依前處分失机誤
事則罪之 夜月犯南斗第三星

丁未 卷四百三十五 四
行在刑部奏錢成豫嘗與王忠相毆忠妻郭氏從
傍救之悞墜所抱嬰兒傷腦死忠誣成豫錫殺論
以絞罪大理審允具奏

上以為獄有疑令再鞫之具得實狀成孫得免死

上諭刑部侍郎樊敏等曰法司不体朕恤刑之心不
以人命為重專用榜掠承伏人何得不寃其原問
原審官吏俱罰俸三月仍命刑科識之再犯不宥
廣東都司官軍攻破崖州羅活峒斬作耗賊首羅
任等生擒男婦三十八人械送京師命付刑部
南京刑部侍郎段民奏近蒙

皇上嚴軍民越新之禁犯者杖一百盡室發遼東充
軍已著為例切見在京軍民亦有不經所管官司
徑赴通政司告理者蓋緣京衛例不問囚應天府
雖問罪囚不自決遣悉以歸刑部及通政司受詞

俱屬刑部審問發落難比在外驀越赴京妄告之
例請勅所司凡在京軍民有赴通政司及南京守
備官處訴告得實及誣輕為重告二三人以上誣
多實少者依律論斷如盡虛詞誣害良善者則如
榜例從之 順天府固安縣奏今夏久雨渾河漲
溢衝決徐家等口

上命行在工部發民修築

上罷朝御左順門出御製閔農詩一章示吏部尚書
郭進曰朕昨霄不寐思農民之艱難能使之得其
所則在賢守令因作此詩卿當為朕擇賢毋使農

民受弊也詩曰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
耕作憂勞亘晨昏豐年僅能給歛歲安可論既無
糠覈肥安得繒絮溫恭惟

祖宗法周悉今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聞
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度用安黎元
戊申

新作行在禮部成錫宴落之命公侯駙馬伯都督
尚書侍郎都御史學士祭酒及通政司大理寺太
常寺光祿寺鴻臚寺掌印官及本部屬官皆與焉
己酉

直隸霸州山水泛漲衝決堤岸滄沒田稼

庚戌

命行在禮科給事中李錫署行在通政司事 賜海

西老哈河衛頭目桑果奴木蘭河衛頭目咬納等

十八人絲幣表裏有差 四川鹽課提舉司上流

等九井鹽課司奏所管灶丁煎辦重慶府合州赤

水里白馬井鹽課一萬八千七百二十斤近井崩

塞艱於修淘鹽課逋負今停近民田內有古跡竹

筒蓋井一處薪水便利請令各丁修理煎辦從之

直隸保定府慶都縣奏自春至夏不雨

辛亥

蜀王友埒奏成都三護衛請以中右二護衛歸朝

廷留左護衛官軍供役

上嘉其能省約從之友埒又奏缺官請調補及留南

人為匠皆從之

上命都督王或兵部侍郎王驥持書諭王所歸二衛

皆令赴南京所過給糧與舟仍命或等途中善撫

綏

癸丑

命都指揮同知佟荅刺哈姪勝齧為都指揮僉事佟

哈荅刺永樂中在邊多效勞勤陞奴兒干都司都
指揮僉事後陞都指揮同知於三萬衛帶支百戶
俸而卒勝告罷行在兵部言都指揮流官不應罷
上曰懷撫遠人勿拘常例特命罷都指揮僉事仍食
百戶俸行在兵部奏昨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
翱言松潘衛及所轄北定新塘等關屢被勒都初
命等簇空即東路諸寨番人聚衆行劫殺死官軍
其守關千百戶孫禮理衛事指揮王談等失机三
司委官提調關防不謹請令總兵官都督陳懷相
机勒捕

上從之命失机者姑宥其罪建昌府知府陳昂執
廣昌縣丞徐政械送京師政承府委攝南城縣事
令里長供飲食諸物計日費鈔五十貫昂以其貪
黷害民執以聞

上命付行在都察院治之顧侍臣曰飲食雖小事然
庶節君子務養大体不肯以口腹累人羊續者不
可學耶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兵部尚書許廓等曰人臣事君
雖當鞠躬尽瘁若老疾則當優待之都督郭志初
英揚澤今皆年老有疾宜令致仕閒居有子孫者

令嗣職於是志等三人皆致

甲寅

勅除慶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庸關仍理本衛
事撫綏士卒譏察往來凡城池烽堠屯堡俱屬景
整飭遇有聲息即時馳奏仍報隣近守將随机處
置餘事皆與同官計議而行 開平衛奏本衛及
赤城各處城垣為雨所壞臺墩亦多頽圯命萬全
都司發各衛修築 各刻焚惑犯

乙卯

上臨朝 諭 通政司官曰今官軍別無調遣止是運糧

比者小人懷姦輒造誣詞牽連告許以求苟免今
後運糧官軍有訴訟者皆遣還平江伯運糧事畢

送法司鞫問著為令 平江伯陳瑄奏歲運北京

糧四百餘萬石役軍士一十二萬人連年輸運當

蘇其力乞於浙江湖廣江西蘇松常鎮太平等府

僉民丁及軍多衛所添軍與見運軍士通二十四

萬人分為兩班每歲用一十二萬人僨運餘一十

二萬人伺候更替可為更久之計少節軍人之勞

又法司所問囚徒內有宥死充軍贖罪者請發臨

清以北緣河置衛編伍為軍令其屯種又江南之

民運糧赴臨清淮安徐州上倉往迤將近一年有
誤生理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等官軍每
歲以舡至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糧對撥附近衛
所官軍運載至京仍令部運官會計給與路費耗
米則軍民兩便又自儀真至通州開壩或時損壞
泉源或時壅塞請於濟寧置都水司設官吏而緣
河州縣依浙江治水之例各銓官專職其事又委
在京堂上官二員總督以時役民修築開埝浚導
水源不必壅碎申達則舟行無阻輸轉不悞
上謂行在戶部曰所言可行不知軍民其果利否乎

遣侍郎王佐往淮安與瑄及尚書黃福再議可否
以聞發因徒立衛置都水司緣河設官姑止之

四川龍州儒學訓導守田瓊言松番蠻性背服不常
難於綏撫其所居處山林深險用兵實難宜遣官
軍分守要害使其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彼既困乏
當自相圖然後縱兵擊之易以成功

上謂行在兵部臣曰此言雖似可采然天生此類其
性固殊為人君者但撫諭之使不為盜在此者不
罹其毒在彼者亦得安生此朕之心也其令總兵
官盡心區處務在得宜是日廣東儋州宜倫縣

颶風大雨晝夜不止後四日山水怒溢溺死人民
滄沒廨宇 昏刻熒惑犯氏東南星
丙辰

命行在大理寺右少卿傳啟讓致仕啟讓湖廣石首
人由進士擢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慎有為吏畏民
服嘗奏築堤以禦河水

上從之就命啟讓董其役農民德之九載考最當陞
河南吏民奏乞留之命復原職陞正四品祿尋陞
少卿啟讓公平至是以督餉浙江還得風疾奏乞
致仕從之 迺北和寧王使臣察罕等八人來朝

奏願居京自致命為副千戶等官賜冠帶金織纓
衣綵幣銀鈔綿布鞍馬仍命有司給房屋器血如
例 總兵官黔國公沐晟及雲南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奏奉命遣人招諭車里宣慰使刀弄其母貝
言自永樂中布政司遣承差劉亨徵差金亨誑取
金銀謂免次年差發之已而本司復遣承差洪溢
來徵粟人疑刀弄欺已憾之迫逐刀弄逃入老撾
尋回境內以死未嘗棄地投順亦未嘗與刀弄孟
雖殺刀弄孟亦死也今行董瑛及晟與三司委官
撫安已定其實上聞命法司執亨罪之 建昌府

知府陳昂奏荆府承奉蕭詔強占民家池塘土地
護衛指揮文斌縱軍牧馬傷民田稼又生事執縛
搯辱軍民掠取財物

上諭都御史顧佐曰朝廷待王以礼王亦安分守藩
仇此害民皆小人之罪百姓未知歸怨于王王之
令德悉為所累其取詔至鞠之令江西按察司執
斌治之仇所侵奪百姓者即令退還禾稼既計既私給
償遂遣勅諭王使知小人之罪

丁巳

後軍都督譚清老病特致仕 陞巡按御史伍宗

源為浙江布政司左叅議雲南按察司僉事卽惟
中為廣東按察司副使雲南按察使蹇賢親喪服
闋

命復職擢判官蕭亮古滕縣知縣任敬敏及安寧縣
知縣熊翰留守中衛經歷顧理任丘縣學教諭劉
淳進士鄭夏監生許敏廖文昌唐慎王震何廣
為行在監察御史亮貴州道敬敏理雲南道翰浙
江道淳廣東道夏江西道敏湖廣道文昌廣西道
慎山東道震四川道廣文吐道復嚴翥雲南景東
府同知陞正四品祿李茂奇安慶府太湖縣丞陞

從七品俸俱以任滿當陞其民奏乞留之 夜有
流星大如雞彈青色尾跡有光出羽林軍東南行
至濁

戊午

以虞城縣知縣竇和為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南
宮縣知縣隆英為行在山西道監察御史和英俱
九年考最至京吏民奏其公廉平廢乞令復任吏
部言已除知縣代之也

上曰近御史多缺正欲得人知縣歷事民久必知為
政大体俱全為監察御史

命故浙江都指揮僉事別景祥孫福全襲為羽林衛
都指揮使金吾右衛指揮同知趙英弟剛大興左
衛指揮僉事李繼子智襲職羽林前衛帶俸都指
揮僉事曹林子德代為本衛指揮同知旗手衛指
揮同知李景子晟羽林前衛指揮僉事劉清子紀
代職以林等老疾乞致仕也 賜嘉河衛指揮同
同教化雲南元謀縣典史董保等鈔幣表裏等物
有差

上因除暑念獄囚命三法司速審錄具聞 行在大理
寺奏通州學倉支^麥已盡學官劉暖令八掃除而

得餘^麥五斗當歸官而私用之於律應傳論盜糧
應斬家戍邊

上曰以五斗棄餘之物殺人不可令載罪還職罰俸
一年又奏蘇州民有弱^孫孫為博者所誘竊其祖白
金八十兩博者遂殺其孫以滅口當斬

上曰賭博大是惡事亡賴少年一迷而不返未有不
失身喪家者故家長於子孫必嚴訓戒使務實彼
不接於見聞則心不乱也今死亦是失教之過矣
豈可不戒又奏鎮江金壇縣主簿邢端怒吏王悛
慢已因事捶五百下之獄悛父及叔就獄視之端

誣為劫獄皆捶重之三人皆死獄中俊有兄端恐
發其事又誣其罪執而重捶之亦死獄中端皆引
服於律應凌遲處死財產給死者之家妻兒流二
千里

上曰縣官以私忿殺四人惡無以加其論如律因曰
當官先以暴怒為戒誠是要語 昏刻有流星大
如鷄彈色赤尾跡有光出句陳東北行至閣道
已未

誦赤城備禦都指揮汪貴充為事官往廣西初貴
科歛軍士財物又尅減官給軍士綿花入之法司

論監守自盜斬

上曰朝廷念邊軍寒故賜之彼若能愛恤軍士豈忍
侵奪使下民受苦殘忍不仁斬之非過但念其前
勞姑宥死令充為事官詣廣西聽總兵官山雲調
使改過自效 陝西按察司奏都指揮苗旺掌蘭
州衛占種官屯田二頃致軍餓死者十六人請治
其罪

上命巡按御史覆勘如果實即是枉殺死十六人執
而罪之勿貸 山西曲沃鄉寧芮城三縣各奏自
四月至今無雨田苗枯槁

辛酉

命修岷王府第王永樂中徙居武岡州治至是言棟
宇朽壞有摧壓者遂命有司修理

命豹韜衛指揮僉事劉綱鎮南衛指揮僉事王綱俱
署都指揮僉事督運糧餉以平江伯陳瑄言二人
幹濟故有是命 免直隸大名府開州復業人八
百九十五名宣德五年秋糧二千三百八十七石
有奇穀草四萬四千六百七十四束 南京禮部
言比因國子監生衆多令天下學校悉依洪武三
十年貢額府學一年貢一人州學二年貢一人縣

學三年貢一人今監生入仕者多在監者無有
差遺款仍照洪武三十年以前例自宣德七年為
始府學每年貢二人州縣二年貢三人縣學一年
一人廢是任使

上從其言 鎮守西寧都督史昭奏西寧地臨邊境
控制番夷先以撥軍三千人屯種近侍郎羅汝敬
視有閑田再撥軍餘一千一百五十人下屯其陝
西行都司不分各城堡軍士多寡緊令分撥遂致
臨邊衛分缺人守備乞將原屯田三千人內選壯
士五百人仍前撥備以候調用戶下餘丁屯田納

糧庶為兩便從之

壬戌

賜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歌賜群臣以示求賢之切然
古亦有招隱詩蓋彼亦招隱者與之俱遜朕則意
在招徠賢者而用之使無久淹巖穴恐才德之士
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示知
等序曰朕惟賢者致治之具肆即位以來屢詔有
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穴
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一已夫

枉己求售非志士之本心而潔身獨善豈皇賢
中道作招隱之歌歎使幽遠之賢皆明朕志庶
幡然有奮起者蓋昔人嘗賦招隱矣彼其有激
與俱去遐世遺人一己之私朕之所懷天下之公
題雖同而志則異觀者亦亮予志焉耳詩多不載
又謂等義曰曰知等為國重臣同朕欣戚特示觀
之夫舉賢為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
徒視為空言可也
夜有流星大如盃色赤有光
出婁東行至濁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